

學

叢

編

受業余明善題



## 國學叢編序

靜海吳先生傑民，昔曾與余共執教鞭於天津工商學院，乃知先生精研國故，而考訂尤其所特意也，對於近代國學大師，如餘杭章太炎，新會梁任公諸氏，胥能指歛短長無少卻，非好爲闕隙攻難也，以學者治學之態度，固應爾爾也，今茲輯其平日所著國學論文如若干篇。出以問世，余受而讀之，深感吳君治學之方法，實有足多者，蓋能有發見，有的證也，夫發見易而的証難，發見在乎識，而的証則在乎學，世之學者，每勇于發見而疏於的証，故徒亂聽聞，乃無補於學術。誠以讀書不多，不足與言考據也，且治學之方法固尙已，而尤不可不有治學之精神，世之學者，每以著述爲沽名干祿之具

，則其爲學也，必淺嘗輒止，是謂無本；必投人所好，是謂不誠，而吳君則甘於清貧，絕意利祿，簞瓢陋巷，不足改其樂；佩紫懷黃，不足惑其心；故其業也專，而其學也實，孟子謂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」治學者亦必有此精神，而後可與言學問也，嗚呼！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德衰學弊，至斯已極，然則先生此作，儻亦有空谷足音，午夜鐘聲之意乎！

江南朱 星序

## 國學叢編序

僕性顛愚，喜挈治國故，其維日孜孜者，則叢殘坐守，故紙堆中之生活耳，清代如顧亭林氏，閻百詩氏，毛西河氏，江慎修氏，戴東原氏，王懷祖氏，錢曉徵氏，汪容甫氏，劉端臨氏，段懋堂氏，孔搗約氏，程易疇氏，賈稻孫氏，盧昭弓氏，桂未谷氏，王伯申氏，王西莊氏，阮芸臺氏，孫淵如氏，焦理堂氏，惠定宇氏，江艮庭氏，余古農氏，胡竹邨氏，宋于庭氏，顧千里氏，凌仲子氏，洪稚存氏，陳蘭甫氏，朱豐苞氏，王棻友氏，嚴鐵橋氏，洪頤煊氏，陳碩甫氏，馬瑞辰氏，戴子高氏，孫仲頌氏，俞曲園氏，諸家之學說，罔勿恣意涉獵也，而於古雙聲之學，校勘古書之學，古書考訂箋釋之學，尤有獨嗜焉，今是古雙聲之學，言之精而湛者，莫錢氏

曉徵若，輕唇古讀重唇，舌上古讀舌頭，照穿牀讀之，又與知澈澄無別，晉犁然有當於人心矣，近代餘杭章氏，謂古音娘日二紐歸泥，殆承錢氏之綸也，黃季剛氏，謂匣母爲曉母之變聲，喻母爲影母之變聲，訂古音爲十九紐，僕頗不謂然也，乃所言，則以匣母爲見母之變聲也，割，見母字也，害，匣母字也，而尙書堯典篇，洪水方割，鄭詩譜疏引，則作害矣，光，見母字也，黃，匣母字也，而公羊傳陳侯之弟光出奔楚，左氏傳則作黃矣，臯，見母字也，獠，匣母字也，而宣公二年，晉趙盾弑其君夷臯，公羊傳則作夷獠矣，（周官大祝職，來鼓令臯舞，注，臯讀爲卒嗶呼之嗶，鄭司農云，臯當爲告，元謂臯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）因作古音喉牙見匣二母相通考，以喻母爲舌頭音之變聲也，書禹貢，篠簜既敷，篠從條聲，

舌頭音，說文作𦘔，𦘔從攸聲，攸則喻母字也。牧誓，逖矣西土之人，郭璞李善引，並作湯，逖舌頭音，湯從易聲，易則喻母字也。康誥，則予一人以懌，荀子作擇，擇古讀舌頭音，懌則喻母字也。酒誥，女勿佚，王伯厚云，漢人引作無失，周官大宗伯，鄭注，以防其淫失，釋文，失，本亦作佚，莊子徐無鬼，若郵若失，釋文曰，司馬本作佚，失，古讀舌頭音，佚則喻母字也，因作古深喉音喻母考，補黃氏十九紐之所未備也，又黃氏謂來母爲古之本聲，其說殊嫌未的，似弗如其師之說矣，近人但植之頗賞其師平議來母之語，按但氏觀物化齋閒話云，章太炎先生，於陰陽對轉，區其彘侈，半齒彈舌，歸之古頭，明一字之有重音，辨轉注之繫造字，此一發明也，又按章君所著國故論衡，中有古雙聲說，亦多精到之語。

而謂古音娘日二紐歸泥，尤確不可易，憶中華二十一年，僕於天津國學研究社，講授音韻之學，爰有半舌音古與舌頭音相通考之作，後閱章氏小說畧說云，袒，鄒書作但，裼，古音如鬻，袒裼古雙聲，皆在透母，程今舌上音，古人作舌頭音，讀如聽，亦在透母，裸，在今來母，於古亦雙聲，又云，半齒彈舌，應歸舌頭，又云，娘，金陵人讀之似良，（按江永音學辨微云，江寧人呼孃似良，則又混來母矣，又云，來母恰是舌頭泥母之餘，太炎似本江說）混入來紐，而來日古亦讀泥紐，竊幸其說之有合於愚陋也，惟章君言來紐古讀入泥紐，（近人唐蘭曾有考證來紐之作，亦踪章氏說，）則與僕所持之論，微覺不同矣，蓋來紐之字，雖間亦混入泥紐，而於古時，則甚少也，來母之字，古多讀入端母透母定母之中，如呂氏春

秋戶樞不蠖，意林則作戶樞不蠹，春秋宣公十年，取繹，公羊作取類，楚辭招魂，弱顏固植，植一作立，禮檀弓注，陳或作陵，楚人聲，說文，襜，從衣龍聲，重文作襜，（按襜從賣聲，急就篇華洞樂，皇象碑及廣韻作華隴樂，）覲從見，麗聲，讀若池，𦉰，久出也，從久，𦉰聲，重文作𦉰，𦉰，從魚同聲，讀若綉襜，（廣韻襜字注云，襜裙，衕字注云，上同，河之北謂貪日淋，峙乃餽糒，今費誓作峙乃糗糧，漢書郊祀志，后稷封豨，注，豨讀如郃，列女傳，齊鍾離春飲酒沈湎，太平御覽作酒漿流湎，書沈湎，荀子作流湎，詩氓篇，爾卜爾筮，體無咎言，釋文體，韓詩作履，（釋名禮體也，得其事體也，廣雅釋言，禮，體也，韓詩外傳云，禮者首天地之體，法言問道篇，禮以體之，又曰，禮，體也，）論語，居敬而



行簡，以臨其民，說苑修文篇，作居敬而行簡，以道其民，論語，惡紫之奪朱也，孟子盡心篇，作亂朱，莊子天下篇，今日適越而昔來，齊物論來作至，（尚書中侯云，五至，太平御覽卷八十四云，五至猶五來，）論語在陳絕糧，鄭本作糗，後漢張衡傳，餐沆瀣以爲糧，注，或作糗，爾雅釋言，糗糧也，楚辭哀時命，日飢饉而絕糧，注云，糧，一作糗，古代半舌音既與舌頭音通矣，則其訓詁亦恆相通，說文云，歺綴聯也，聯半舌音，歺綴古讀舌頭音，譌，禱也，禱舌頭音，譌半舌音，遼，徐也，遼半舌音，徐古讀舌頭音，鬢，髮長也，讀若春秋黑肱以濫來奔，濫半舌音，長古讀舌頭音，亘，立也，從人豆聲，立半舌音，豆舌頭音，隄列也，列半舌音，隄古讀舌頭音，櫓，大盾也，櫓半舌音，盾舌頭音，倡，樂也，昌

古讀舌頭音，（書皋陶謨 禹拜昌言，孟子注作讜。）樂半舌音，恃，賴也，賴半舌音，恃古讀舌頭音，湍疾瀨也，瀨半舌音，湍舌頭音，歷，傳也，歷半舌音，傳古讀舌頭音，聽，聆也，聆半舌音，聽舌頭音，輪它屬也，輪半舌音，它古讀舌頭音，掄，擇也，掄半舌音，擇古讀舌頭音，（齊語論比協材，高注，論擇也，逸周書皇門篇，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，羞于王所，墨子所染篇，故善爲君者，勞於論人，呂氏春秋當染篇詰同，高注，論猶擇，荀子非相篇，故相形不如論心，論心不如擇術，王霸篇，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，注，論謂討論選擇之也，論掄同聲，古相通。）廣雅，程，量也，儒行，鷲蟲攫搏，不程其勇，鄭注，程猶量也，量半舌音，程古讀舌頭音，白虎通，林者衆也，林半舌音，衆古讀舌頭音，廣雅釋

詰四，陵，乘也，陵半舌音，乘古讀舌頭音，莊子庚桑楚，魯鷄固能矣，向秀曰，大鷄也，魯半舌音，大則爲舌頭音，廣雅釋詰三，脫，離也，離半舌音，脫舌頭音，後漢書銚期王霸祭遵傳，良夜乃罷，注，良猶深也，良半舌音，深古讀舌頭音，爾雅釋詰，旅，道也，旅半舌音，道舌頭音，（禮記郊特牲篇，臺門而旅樹，注曰，旅道也。）說文，路，道也，路半舌音，道舌頭音，淮南繆稱訓，岸清者必陀，高注，陀落也，淮南說山訓，枝格之屬，有時而弛，高注，弛落也，弛陀古同爲舌頭音，落則爲半舌音，淮南汜論訓，總其略行，高注，畧大也，淮南兵略訓，而貪金玉之略，高注，略獲得也，大得爲舌頭音，略則爲半舌音，爾雅釋詰，良，首也，良半舌音，首古讀舌頭音，淮南齊俗訓，不若黑蜎，高注，黑蜎神

蛇也。蛇古讀舌頭音，螟半舌音，淮南原道訓，火相金守而流，高注，流釋也，釋古讀舌頭音，流半舌音，爾雅，隄謂之梁，梁半舌音，隄舌頭音，淮南本經訓，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，高注，理道也。道舌頭音，理半舌音，廣雅，怠嬾也，嬾半舌音，怠舌頭音，淮南主術訓，是故有大畧者，不可責以捷巧，高注，略行道也，道舌頭音，略半舌音，屈原九章，懷沙云，伯樂旣沒，驥焉程兮，王逸注，程，量也，程古讀舌頭音，量半舌音，淮南繆稱訓，鐸以聲自毀，高注，鐸大鈴，出於吳，鈴半舌音，鐸舌頭音，淮南汜論訓，立之于本朝之上，高注，立置也，置古讀舌頭音，立半舌音，屈原九章，刻著志之無適，補曰，著立也，立半舌音，著古讀爲舌頭音，周語，古者天災降戾，韋注，戾，至也，戾半舌音，至古讀舌頭音。

，通俗文，肉朕曰瘤，瘤音徒結反，舌頭音，瘤半舌音，周語，聽淫日離其名，韋注，離失也。失古讀舌頭音，離半舌音，周語，釐改制量，韋注，量度也，度舌頭音，量半舌音。廣韻，凋字注云，凋落，落半舌音，凋舌頭音。周語，晉不知乘，韋注，乘陵也。陵半舌音，乘古讀舌頭音，詩無將大車，鄭箋云，重猶累也。累半舌音。重古讀舌頭音，方言曰，蒔，立也，立半舌音。蒔古讀舌頭音，說文，洞，疾流也。流半舌音，洞舌頭音，說文，醜，樂酒也，樂半舌音，醜古讀舌頭音，鞞，補履也，履半舌音，鞞舌頭音，淮南子修務篇，誦詩書者，期於通道畧物，高誘注，略，達也，達舌頭音，略半舌音，詩小旻篇，國雖靡止，鄭箋云，止禮也。荀子不苟篇，見由則恭而止，大略篇，盈其欲而不衍其止，楊倞注，止，

禮也，禮半舌音，止古讀舌頭音，（論語微子篇，齊景公待孔子，史記孔子世家待作止），方言，釐，貪也，釐半舌音，貪舌頭音，鹵，奪也，鹵半舌音，奪舌頭音，詩大雅，串夷載路，傳，路大也，路半舌音，大則爲舌頭音，廣雅釋詁，長，老也，老半舌音，長古讀舌頭音，以上諸說，皆半舌音與舌頭音相通者也，誠能將古書中此類之訓詁，綴而集之，吾恐其數量甚多也。則來母之字，古殆從舌頭音轉出矣，按蠶，端母字也，縷，來母字也，餽從同聲，同，定母字也，襪從龍聲，龍，來母也，體，透母字也，道，定母字也，臨，來母字也，糧從長聲，長古讀丁大切，端母字也，糧，來母字也，陳古讀與田同，（陳仲亦作田仲）田，定母字也，凌，來母字也，則是來母之字，古多讀入端透定三母，而少讀泥母也，來母

之字，除由舌頭音轉入而外，復有自牙音見母，或唇音明母轉入者。如角里先生，亦或作祿里，角，見母字也，祿，來母字也。（清代詁經精舍生·徐鼎銘綠衣祿衣解云，角古讀如鹿，按角爲見母之字，鹿爲來母之字，此則可云角鹿古通，以見母之字，多有轉入來母者也，以言角古讀如鹿，則未是矣）又如說文，穰，從禾兼聲，讀若風廉之廉，兼，見母字也，廉，來母字也，漢書古今人表，淪淪氏，服虔曰，淪音鰥，師古曰，音零綸，鰥，見母字也，淪綸，則來母字也，書多士，予惟率肆矜爾，論衡引作率夷憐爾，矜，見母字也，憐，來母字也，如周官鬱人，遂狸之，狸讀爲埋，狸來母字也，埋明母字也，周官司儀，則令爲壇三成，覲禮注，引此令作命，（師旌教，庶受天命，卽庶受天命也，令來母字也，命明母字

也，莊子則陽篇，靈公奪而里之，陸德明曰，奪而里之，一本作奪而埋之，里來母字也，埋明母字也，易說卦傳，震爲雷爲龍，虞翻千寶並作駝，周禮巾車，革路龍勒，條纓五就，註，龍駝也，駝車葢蔽然幘髮飾，註故書駝作龍，犬人，凡幾珥沈辜，周駝可也，註，故書駝作龍，龍來母字也，駝明母字也，斟勘之學，清代可云綦盛，而以高郵王氏爲最精核，吾人試檢廣雅疏證，讀書雜誌，經義述聞等書可知其梗概矣，外此則乾嘉樸學大師，耽於斟勘之學，或深於斟勘之學者，亦大有其人，甚盛業也，錢竹汀氏序羣書拾補云，顏之推有言曰，校定書籍，亦何容易，自楊雄劉向，方稱此職耳，觀天下書未徧，不得妄下雌黃，予每誦其言，未嘗不心善之，海內文人學士衆矣，能藏書者十不得一，藏書之家，能讀者十不得一。



，讀書之家，能校者十不得一。金根白芨之徒，日從事於丹鉛，而翻爲本書之累，此固不足道，其有得宋元槧本，奉爲枕中秘，謂舊本必是，今本必非，專已守殘，不復別白，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。蘇明允讀漢王子侯表，不知元始當始元，于思容讀晉地理志，不知濟南非治平壽宋元之本，固盡可據乎，更進而上之，東方割名師古不能正，建武省郡，章懷游其疑，鄴下名儒，猶執寶力，江南舊本，或談田宵，以至易脫悔亡，書空酒誥，玉藻樂記之錯簡，南陔華黍之無辭，在漢代已然，自非通人大儒，焉能箴其闕而補其遺乎，段懋堂士禮居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云，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，壞於校者尤多。壞於不校者，以校治之，壞於校者，久且不可治，二先生之論校勘，可云明且篤矣，僕則謂吾人之校理古書也，莫

妙於旁引博徵，而以文法求其會通，篇中設有衍文若譌文，而吾乃茫茫然以雅詁音韻強爲之說，於文法則不之顧，難免失之意必矣，雖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恐非古人原意也，能無有郢書燕說之病乎，馬總意林引莊子曰：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，出山，舍故人家，注曰：案出山上，原書有夫，釋文：夫者夫子，謂莊子，藏本有夫子字，今按呂氏春秋，引作終其天年矣，出於山，以此知夫爲矣，字之譌，後人不知，遂又增子字于其下，羅雪堂毛鄭詩辯議序曰：關詩，鑿冰沖沖，傳，沖沖鑿冰之音。（初學記引）正義本誤作鑿冰之意，且爲之說曰：沖沖非皃非聲，故曰意，其說謬固難通，沖遠之忽於校勘如此，僕則謂欲免此失，不可不致力於校勘矣，而欲致力於校勘，又不可不重視古書之文法矣，莊子逍遙遊篇，天之蒼

蒼其其正色邪，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，今按太平御覽引，作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，以其遠而無所至極也，又逍遙遊篇，大有逕庭，僕謂此句宜作大逕庭，其有則涉下文有神人之有字而衍者也，李云，逕庭謂激過也，據此，則李所謂大逕庭者，猶言大激過云爾，養生主篇，人之貌必有與也，按有下正脫一字，其與字，則涉上文天與其人與之兩與字而衍者耳，爾雅釋天，穹蒼，蒼天也，釋文 郭以穹，及蒼蒼俱爲天，稱毛詩傳，則以蒼天釋穹蒼，詩正義引李逕，穹亦曰穹蒼，僕謂蒼字係衍文，爾雅此句，宜作穹蒼，天也，以天字釋穹蒼，甚合文義，以衍一蒼字，古人未肯妄議古書，遂不得不強爲之解矣，荀子勸學篇，禽獸羣焉，劉台拱曰，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，僕按劉說是也，荀子此篇，羣下脫居字，又涉下弓矢至焉，斧

斤至焉，衆鳥息焉，螭聚焉，諸焉字，而衍焉字，荀子榮辱篇，悻悻然利飲食之見，僕按利字涉上文將以爲利邪，下文爲事利之利字而衍，久保愛曰，利字衍，是也，荀子非十二子篇，苟以分異人爲高，不足以合大衆，明大分，按苟以分異人，應作苟以異人，其分字則涉下文明大分之分字而衍者也，又非十二子篇，兼服天下之心，高上尊貴，不以驕人，聰明聖知，不以窮人，齊給速通，不爭先人，剛毅勇敢，不以傷人，王念孫曰，不爭先人，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，今本以作爭，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，韓詩外傳，不以欺誣人，說苑敬慎篇，作無以先人，文雖不同，而以字則同，王先謙謂羣書治要作爭，與本書合，僕謂本諸文例，證之他書，則王念孫之說是也，羣書治要雖作爭，乃仍荀子之誤者也，呂氏春秋本生篇，

萬人操弓，共射其一招，招無不中，畢校以其字爲衍。孫人和舉正，舉御覽及新論清神篇，萬人彎弧，以向一鵠，鵠能無中乎。呂氏春秋彙校則云，亢倉子全道篇，萬人操弓，共射一招，招無不中，正無其字。按畢氏以其字爲衍，是也，其字蓋涉上文，其於聲色滋味也，之其字而衍，又適音篇，以生全則壽長矣。吳闔生謂句衍以字，按吳說是也，以字係涉上句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之以字而衍，又音初篇，女乃作歌，歌曰，侯人兮猗，畢云，選注無兮字，按畢說是也，古兮猗字通，此後人於猗旁注兮字，而衍入正文者，又審分覽，今以衆地者，公作則遲，有所匿其力也，分地則速，無所匿遲也，按匿下一遲字，係涉上一遲字而衍，又脫其力二字，此句應作分地則速，無所匿其力也，又重言篇，余一人與虞戲也，說苑君道

篇，無人字，按無人字是也，人字蓋涉上文以余一人正四方之人字而衍，書堯典，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績，北堂書鈔無言字，僕按書鈔所引是也，言乃涉上句言字而衍，皋陶謨，亦言其人有德，史記引無人字，唐石經同，按無人字是也，人字係涉上文在知人，知人則哲，能官人，諸人字而衍，荀子勸學篇，使目非是無欲見也，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云云，僕則訂爲目好之五色，使目非是無欲見也，耳好之五聲，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云云之錯簡，則按諸文義，甚爲通洽矣，又呂氏春秋尊師篇云，且天生人也，而使其耳可以聞，不學其聞不若聾，使其目可以見，不學其見不若盲，使其口可以言，不學其言不若爽，使其心可以知，不學其知不若狂，足與僕說相發明也，左傳莊公四年，而蕩王心焉，劉向列女亦引作而蕩王心焉，吳質答

曹植書曰，近者之歡，實蕩鄙心，卽效左氏而蕩王心之句法也，於以見此句之誤讀而不正者久矣，今則按之上下文義，訂此句爲王心蕩焉，因作以文法校釋古書論，近人朱起鳳氏，著有辭通，字類辨證等書，然朱氏於訓詁音韻之學，所得甚尠，故書中時有錯謬處，如言滴與滂通，引列子力命，齊景公遊於牛山，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，美哉國乎，鬱鬱芊芊，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，晏子春秋諫上，作滂滂，僕則謂滴爲滂字之誤，非通也，因作評朱起鳳字類辨證，（近輔仁大學葛信益君，繼余說之後，又著字類辨證訂誤一文，今茲摘錄如下，用證余說之不孤也，葛君云，在人事頻繁的今日，編輯供人利用的工具書是最要緊的一件事；不過工具書的編輯是件很難的事，這似乎是帶嚴重性的工作，倘不把正確的材料拿來就用

，因急於成書，毫不加一番考証工夫，一錯全錯，上當的人就不知有多少了，書店裏爲謀利起見，並且限於人才，所出字典辭書一類的工具書，多陷於這種粗製濫造的毛病，可是公家或私家由學人所編的字典辭書一類的工具書，絕不應當有這樣的情形來貽誤讀者。茲讀朱氏所著字類辨證一書，深知學人之流，仍未免於斯譏。此書開首就是部首檢字及筆畫檢字兩部分，接着便是正文，編輯此書的旨趣，和凡例一點都沒有，字下所注的反切，有的用說文，有的用廣韻或集韻，有的還用正字通。毫不一律，最奇怪的是用廣韻或集韻的訓詁，而反切却不是廣韻或集韻的反切，到底以那種爲標準？朱氏並沒有說明，總觀全書，長處在於每字下所縷列的材料很豐富，短處在朱氏對於字形和音韻之學稍疎，所以弄出許多錯誤來，今將



一得之見，略說如下：頁二十刺字云：「卽達切，音辣戾也，見說文」，按說文東部刺盧達切，朱氏所引反切非說文的反切，所說「見說文」，乃是據集韻刺字注引說文而說的，其實未必查原書，因爲說文刺盧達切，集韻十二曷刺才是卽達切，若是查過原書，當然得寫說文的反切，朱氏又毫不審查審查集韻刺字卽達切之音是否有錯誤（卽達切段氏改作郎達），而隨手拈來就用，這些地方未免太忽略了，頁五六得字云：「又訛作中」，按得中二字，古音相同，可以通用，前人錢大昕，已經講得很明白（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卷五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），朱氏未免少見多怪了（此條吳英華君評字類辨正文（人文週刊第十六期）已提到，頁一二二汨字云：「又古忽切，音骨治也」，按古忽切的汨字是從日，莫狄切的汨字是從日，說文

分別得很清楚，廣韻始將古忽切的汨字和於筆切的汨字都誤從日字，與汨字誤混，後來集韻又涉廣韻而誤，朱氏反將汨、汨，混爲一談，毫不加以辨正，怎對得起「字類辨正」這個書名，頁二二〇滴字云：「尸羊切，音，商，水名，見集韻，又與滂通，滴滴流蕩貌，列子力命齊景公遊於牛山，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，美哉國乎，鬱鬱芊芊，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」，朱氏按語說：「晏子春秋諫上作滂滂」，按列子之滴字係滂字的錯誤，並不與滂通，考列子力命篇「若何滴滴（有本作滴滴，均係滂滂之誤）去此國而死乎」唐殷敬順力命篇釋文，滴滴下云：「或作滂滂，並音普郎切（郎字世德堂本作郡，誤，惟湖海樓本不誤，）由普郎切的音看來：「滴」或「滴」無疑地均係「滂」字的錯誤，因「旁」字小篆作「𠂔」，和「商」「商」二字形

近，最易混誤，六朝雖說通行楷書，但仍有好古的人將「滂」字寫作「滂」字，這樣一來，「滴」「滂」三字就最容易混誤，殷敬順釋文以滂字爲滴字的或體，可見當時他也弄不清楚，只好兩體並存，幸喜他注出音來給我們很大的啟示（此條吳英華君評字類辨正文已亦提到，頁一七一謚字云；「神至切音示行之迹也，見說文」，又謚字云：「伊昔切，音益，笑貌，見說文」，又引正字通云：「謚俗用爲誅行之謚非」，按謚本係謚字的俗體，廣韻六至神至切謚，注說文作謚，而又以謚字當謚字的重文可証，今本說文謚謚異字的錯誤，始於徐鉉定說文，一直沿誤到現在，以上所舉不過是犖犖大端，其餘像頁十佳係佳的錯誤，頁二九准字所引正字通，「正韻准」二字並存……」，一段，軫上脫一「八」字，頁三十三嗜字軫準

「或有作答」，答係答字的錯誤，頁五十四延音槌，槌係槌的錯誤，這些個都得於再版時一一改正，今先表而出之，以免看這書的人（上當），清代樸學家，多精於韻部之學，而於雙聲之說，乃往往言之有誤，遂以治雙聲爲一難事焉，俞曲園氏之張乳伯說文審音序云，自孫炎始爲反切，而反切播滿經傳，今試問以反切之法，則夫人能言之，曰，上一字雙聲，下一字疊韻也，余謂疊韻易知，雙聲難辨，試問以何爲雙聲，任舉一字，而問以與此字爲雙聲者共若干字，則皆莫能對矣，廣韻所載雙聲法，以章掌良兩廳頰精井等字當之，不且混雙聲於疊韻乎，可知雙聲之法，自來知此者尠也，又曰，張子乳伯於是有說審音之作，先定雙聲之例，凡平上去三聲之字，與本字之入聲爲雙聲，如得字爲當字之入聲，故得當雙聲也，灼

字爲章字之入聲，故灼章雙聲也。此一例也。凡平上去三聲不同，而其入聲同者，亦爲雙聲，如更字廣字，入聲同爲革字，故更廣雙聲也。隆字閩字，入聲同爲勒字，故隆閩雙聲也。此又一例也。僕謂俞氏云雙聲難辨，誠非過論，清代段懋堂之說文解字注，發凡起例，所得獨多，惟於言雙聲處，則時致錯誤，說文云，瑰，玫瑰也，從玉鬼聲，大徐音公回切，乃段氏注則曰，玫瑰本雙聲，後人讀爲疊韻，今按瑰從鬼聲，則見母字也，玫從文聲，則明母字也，玫瑰二字，本非雙聲，塊字注云，塊，畔雙聲，按畔爲唇音字，與塊不得爲雙聲，繚字注云，繚，亘雙聲，按繚爲來母字，與亘不得爲雙聲，苗先路歌麻古韻考云，樵枷雙聲字，按枷爲見母母，與樵不得爲雙聲，鄧廷楨說文雙聲疊韻譜，以葑須爲雙聲，按葑須不得爲雙聲

近蔣維喬沈廷國等，呂氏春秋彙校，孟春紀云，又按許本等，糾作紀，蓋寫者不識糾爲糾之別體，而妄改也，糾督雙聲連語，按糾督二字，不得爲雙聲，又簡練字母者，有發送收之讀法，乃近人馬叙倫氏之莊子義證，往往以發送收相同者爲雙聲，因作評馬叙倫莊子義證，中華書局出版之辭海，書端有唐蔚枝，柳詒徵諸氏之題詞，黎劭西氏之序文，典冊煌煌，可云巨觀矣，乃僕偶一翻閱，則錯誤觸目皆是，如中立條，引史記大宛傳，按國策楚策，齊楚構難，宋請中立，宜先引，金石聲條，晉孫綽，嘗作天台山賦，辭致甚工，初成，以示友人范棨，期曰，卿試擲地，當作金石聲，見晉書孫綽傳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楚策云，若出金石聲者何也，伏劍條，南史江淹傳，常欲結纓伏劍，少謝萬一，按此宜先引國策，趙策云，遂

伏劍而死，追字條，宜補追北一名詞，按呂氏春秋首時篇云，九戰九勝，追北千里，藏怒條，孟子萬章篇，仁人之於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按此下宜補引呂氏春秋知士篇，宣王聞之，藏怒以待之，投袂條，謂振起其袂，爲奮發之狀，左傳宣十四年，投袂而起，按呂氏春秋行論篇，莊王方削袂，聞之曰，嘻，投袂而起，孔廣森經學卮言曰，削，裁也，投袂，投其所削之袂也，左氏宣十四年，傳文未備，杜氏遂誤投爲振，壹若揮袖之義，誤已，食字條，宜補食不甘味一辭，按國策秦策云，食不甘味，臥不便席，漢書司馬遷傳，主上爲之食不甘味，持勝條，列子說符云，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，按此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慎大覽云，勝非其難者也，持之其難者也，賢主以此持勝，故其福及後世，齊荆吳越，皆嘗勝

矣，而卒取勝也亡，不達乎持，王良條，宜補引荀子正論篇，論衡命義篇曰，亦作王梁，交臂條，引莊子天地篇，罪人交臂歷指，按此下宜補引國策，韓策云，交臂而服焉，攘臂條，引孟子盡心篇，馮婦攘下車，按此條宜補引國策，齊策云，攘臂而議於世，鴻毛條，李白梁父吟，智者可卷愚者豪，世人見我輕鵝毛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曰，是以國權輕於鴻毛，三人成虎條，引國策魏策云，三人成虎，十夫揉椎，按此語乃見於秦策中，非魏策也，寒心條，引漢書文選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秦策云，梁氏寒心，又齊策云，今燕王方寒心獨立，謗書條，引後漢書蔡邕傳，昔武帝不殺司馬遷，使作謗書，流於後世。按裴松之三國志注，引謝承後漢書，亦載此語，宜先引，甘字條，宜補甘蠅一名詞，按呂氏春秋聽言篇，蠶門始習於



甘蠅，大事條，宜補引呂氏春秋序意篇，子且爲大事，羊腸條，宜補引呂氏春秋，有始覽云：太行羊腸孟門，一日千里條，引後漢書王允傳，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，王生一日千里，王佐才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張璠漢紀，杜門條，引後漢書，按國語晉語，狐突杜門不出，宜先引，令字條，宜補令名一詞，國語晉語，猶有令名焉，釋字條，宜補釋言一詞，國語晉語，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，犯順條，引顏延之義釋何衡陽達性論，至人尙矣，何爲犯順而居逆哉，按國語晉語云，其官不犯而辭順，犯順一詞，似出於此，宜先引，秉字條，宜補秉筆一詞，國語晉語，臣以秉筆事君，代字條，宜補代興一詞，國語鄭語，及平王末，而秦晉齊楚代興，令聞條，書微子之命，舊有令聞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國語鄭語，而又無令聞

，必不興矣，仰人鼻息條，引後漢書袁紹傳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三國志袁紹傳，八厨條，引後漢書黨錮傳序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裴松之三國志注漢末名士錄，健字條，宜補健者一詞，裴松之三國志獻帝春秋曰，天下健者，豈唯董公，小字條，宜補小伯一名詞，國語鄭語，齊莊僖於是小伯，折節條，引管子霸言，史記，後漢段熲傳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三國志袁紹傳，紹有姿貌威容，能折節下士，歡字條，宜補歡心一名詞，裴松之三國志注，引獻帝起居注，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，九州春秋，夫有爲之君，不敢失萬民之歡心，瓦解土崩條，引淮南子秦族，紂土億有餘萬，武王左執黃鉞，右執白旄以麾之，則瓦解而走，遂土崩而下，漢書徐樂傳，臣聞天下之患，在於土崩，不在瓦解，按此下宜補曰，裴松之三國志注，九國

春秋，旬日之間，必土崩瓦解。知字條，宜補知名一詞，裴松之三國志注，英雄記，非海內知名，不得相見，貪冒條，引左傳，按此條下宜補云，國語鄭語，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，而加之以貪冒，長揖條，漢書高帝紀，酈生不拜長揖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三國志袁紹傳，橫刀長揖而去，首領條，引左傳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國語楚語，若得保其首領以沒，重器條，引禮少儀，孟子梁惠王，按此下宜補云，裴松之三國志注，魏氏春秋，載紹檄州郡文云，傾覆重器。不字條，宜補不得不爾一詞。三國志裴松之注，先賢行狀曰，卿忠於袁氏父子，亦自不得不爾也，揮字條，宜揮涕一詞，三國志裴松之注，漢晉春秋曰，聞此言者，莫不驚愕失氣，掉心揮涕，涉血條，引文選邱遲與陳伯之書，按此下宜補引三國志裴松之注，漢晉春秋曰

烽煙相望，涉血千里，長字條，宣增長巖之士一詞，國語，楚語，而使長巖之士相焉，知字條，宜補知名一詞，裴松之三國志注，魏氏春秋，載紹檄州郡文，故九江太守邊讓，英才俊逸，天下知名，諸如此類，僂指難計，因作辭海訂補，世之以古文焜炫者，恆以不盜襲前人辭句自標，昌黎韓子之言曰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惟古於辭必已出，降而不能乃剽竊，清代汪茗文氏則云，前賢之學於古人者，非學其辭也，學其開闔呼應，操縱頓挫之法，而加變化焉，以成一家者是也，姚惜抱氏則云，學之至善者，神合焉，善而不至者，貌存焉，又曰，文士之效法古人，莫善於退之，盡變古人之形貌，雖有摹擬，不可得而尋其跡也，其他雖工於學古，而跡不能忘，揚子雲，柳子厚，于斯蓋尤甚焉，以其形貌之過于似古人也，曾滌

生氏則云，竊聞古之文，初無所謂法也，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，其體勢聲色，曾無一字相襲。卽周秦諸子，亦各自成禮，持此衡彼，割然若金石與卉木之不同類，是烏有所謂法者，後人本不能文，強取古人所造，而摹擬之，於是有所合有離，而法不法名焉。周書昌氏則曰，文章有所法而後能，有所變而後大，僕謂汪氏言前賢之學於古人，非學其辭，似近虛誣，蓋古文家之句式，固多盜襲前人也，姚氏言善者神合，不善者貌存，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，不可得而尋其迹，是姚氏未嘗以學前人之辭句，爲治古文者深諱矣，退之學古人處，令吾輩略可搜尋者，如平淮西碑之擬尙書，畫記之擬考工，張中丞傳後叙之擬孟子，（如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，遠之不畏死亦明矣，烏有城壞，其徒俱死，獨蒙愧恥求活，雖至愚者不

忍爲，嗚呼。而爲遠之賢而爲之耶。數語殆摹孟子百里奚章，）原毀亦有擬國語之處，（如彼雖能是，其人不足稱也，彼雖善是，其用不足稱也。數語殆擬國語，按晉語云，身犯見利不顧其君，其仁不足稱也，）柳子厚山水記，多摹水經注，次則洛陽伽藍記，補蛇者說，如曩與吾祖居者，今其室十無一焉，與吾父居者，今其室十無二三焉，與吾居十二年者，今其室十無四五焉等句，則襲禮記檀弓之句式，寄許京兆孟容書，則效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之句式，永州龍興寺西軒記，如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，闢靈照之戶，廣應物之軒者，吾將與爲徒，則效莊子之句式也，歐公之文，從昌黎出，昌黎之文，陽剛也，歐公則一變而爲陰柔焉，然痕迹亦有未盡化處，如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，則效昌黎坊者王承福傳之句式也，曾子

固目錄序，學劉更生，姚姬傳推爲獨優。然其他諸作，則多學昌黎，如徐幹中論序，則效昌黎讀荀子之句式也，撫州顏魯公祠堂記，則效昌黎伯夷頌之句式也。此外蘇明允族譜引，則效公羊傳之句式，唐順之信陵君救趙論云，有重相而無威君，有私仇而無義憤，則效國語晉語，有縱君而無諫臣，有冒上而無忠下之句式，清侯方域氏去金陵與阮光祿書，則效歐公與高司諫書之句式，朱竹垞晉祠記，則效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之句式，徐世溥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，則效稽叔夜絕交書之句式，鄭日奎與郭衛玉書，則效宗臣報劉一丈書之句式，王猷定梁烈婦傳云，相驚以賊至，馬蹠蹠繞城走，則效春秋左氏傳之句式，馮景上韓元少先生書，則效韓昌黎答李翱書之句式，蔭相如論，則效王世蔭貞相如論之句式，上

都御史新城王公書，則效蘇明允上歐陽舍人書之句式，袁枚祭妹文云「或人間長者先亡，可將身後託汝，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，」則效韓愈祭十二郎文之句式，又云，「早知訣汝，則予豈肯遠遊，卽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，要汝知聞，共汝籌畫也。而今已矣，除吾死外，當無見期，吾又不知何日死，可以見汝，而死後之有知無知，與得見不得見，又卒難明也，然則抱此無涯之憾，天乎天乎，而竟已乎，汝之詩，吾已付梓，汝之女，吾已代嫁，汝之生平，吾已作傳，」亦效祭十二郎文之句式，林明倫朱梅崖文集序云，而按其義法，以余所見徵之，往往合焉，求其非而雜者，何其少也，其學退之之文，而漸窺其源之一者耶，則效昌黎讀荀子之句式，杭世駿全謝山鮪埼亭集序云，浚之乎詩書之源，不敢夸毗以炫世，游之乎仁



義之廣，不敢堅僻以畔聖，則效昌黎之句式。謝鳴謙雷寧化先生文集序云，私念古今人才，每以不獲愛惜爲恨，或稍稍見知矣，而名位不足以相振，往往坎坷挫折，卒不能勝，而遂窮餓以死，乃若既見知大賢矣，而其坎坷挫折，又不能勝，而竟亦窮餓以死，豈非命也與，則效歐公之句式，李調元藍胡子傳，則效柳子厚種樹郭駝橐傳之句式，管同餓鄉記，則效藍鼎元餓鄉記之句式，鄧湘臯船山遺書目錄序，則效姚惜抱贈錢獻之序之句式，曾滌生祭湯海秋文，則效韓昌黎祭河南張員外文之句式，黃仙嶠詩序，則效姚惜抱荷塘詩集序之句式，王定甫王剛節公家傳跋尾，則效韓昌黎張中傳後叙之句式，劉孟塗荀卿論，則效姚惜抱老子章義序之句式，薛叔耘巴黎油畫院記，則效昌黎畫記之句式，近人柳介人先妣丁太儒人事略，

則效歸震川項脊軒志之句式，吳會祺祭亡弟少棻文，則效袁隨園祭妹文之句式，林畏廬蒼霞精舍後軒記，則效歸震川項脊軒記之句式，然則汪氏所謂前賢之學於古人，非學其辭，恐未然矣，而周氏所謂文章有所法而後能，曾氏所謂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，殆亦不外乎獵取古人之辭句耳。因作古文家之式句，多盜襲前人說，邇雅以觀於古，可以辨言，凡爲文宜略識字，唐李林甫讀杖作杖，正坐不識字之病也，顧數千年已來，吾國之文字，沿變綦多，古文也，籀篆也，隸也，果弗精心揮索，詎能得其本柢乎，因作論識字之難，近世之人，多視國學爲迂腐，以故叢殘坐守之人，倍感寥落矣，卽或有涉足斯途者，非傲睨自封，則汗青無日，然寄心簡策，南面百城，奮筆爲書，出以問世者，詎無一二乎，高下燦陳，瑕瑜互見，

管窺所及，乃加臆斷焉，匪敢謂有當也，因作近數十年國學概評，

中華民國三十年孟冬之月

靜海吳英華所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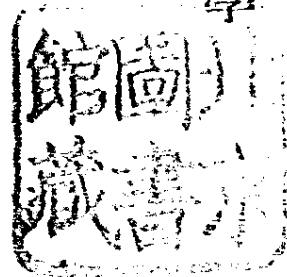
# 國學叢編目錄

古深喉音喻母考	一
以文法校釋古書論	五
評字類辨正	十四
評馬叙倫氏莊子義證	十七
古音喉牙相通考	二十三
辭海訂補	三十三
古文家之句式多盜襲前人說	一三三
論教授經學之方針	一六〇
論識字之難	一六三
近數十年國學概評	一六八

# 國學叢編

靜海吳英華學

## 古深喉音喻母考



近人黃季剛氏，訂古音爲十九紐，乃以喻母爲影母之變聲，僕謂不然。蓋喻母之字，古讀多與舌頭音透定二母之字相通，而非影母之變聲也，數年前，僕曾著古深喉音喻母考一文，刊諸國學月刊中，惟例證未富，茲再行增益如下，俾知其相通之證，見於古之載籍者，固更僕未可終也。

尙書多方篇，不克終勳於帝之迪，馬融本，迪作悠，尙書說命，釋文云，說本又作兌，禮記引作兌，呂覽四月紀曰，凡說者，兌之也，禮記儒行篇，箕門圭竇，鄭注，圭竇，門齋也，穿牆爲之，

釋文曰，圭窳，說文云，穿木戶也，郭僕三倉解詁云，門旁小窳也，此鄭本作竇，陸本作窳也，又玉篇引禮記及左傳，并作圭窳，今左傳則作圭竇，周禮雍氏，鄭注云，雍讀鬚小兒頭之鬚，或作夷，史記堯本紀，居郁夷，曰暘谷，索隱云，史記舊本作湯谷，萬石君列傳，石建親取親中裙廁臙身自浣滌，徐廣曰，一讀臙爲竇，竇音豆，呂靜曰，械窳褻器也，音威豆，裴駟按蘇林曰，臙音豆，淮南子兪兒狄牙，嘗淄澠之水而別之，狄牙即易牙也，古書中之易牙，亦或作狄牙，（大戴禮，賈誼新書，并作狄牙，又稽康琴賦云，狄牙喪味）。周易，匪夷所思，釋文曰，夷荀本作弟，夷於左股，釋文，夷，子夏本作睪，又作賧，詩唐風有樞篇，他人是愉，鄭箋，愉讀爲兪，周禮大司徒，以俗教安民，則民不愉，公羊桓七年，何

注，則民不愉，釋文云，愉本作偷，史記蘇秦傳，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。爲其愈充腹，而與餓死同患也，戰國策，愈作偷，淮南人間訓，焚林而獵，愈多得獸，後必無獸，韓非子愈作偷，莊子應帝王篇，遊於殷陽，釋文，司馬云，殷衆也，言向南遊也，或作殷湯，毛詩，易以說安之，表記引作弟以說安之，說苑，迭勞過度，迭爲佚字之段，墨子小取篇，辟也者，舉也物而以明之也，王念孫謂也與他同，說文，綸從系俞聲，大徐音度候切，媮從女俞聲，大徐音託候切，洩從水夷聲，大徐音他計切，媯從女由聲，大徐音徒歷切，匱從匚攸聲，大徐音徒聊切，郟從邑炎聲，大徐音徒甘切，涂從水余聲，大徐音同都切，郟郟下邑，從邑余聲，魯東有余城，讀若塗，桶從木甬聲，大徐音他奉切，惕從心易聲，重文作憇

，古文遯爲盪，玉篇，歛大候切，歌也，又羊朱切，廣韻甬字注云，甬瓦，甬字注云，上同，論語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釋文曰，滔滔，鄭本作悠悠，史記孔子世家，亦作悠悠，列子湯問篇，楚之南有炎人之國，墨子節葬篇，作啖，莊子齊物論，大言炎炎，李本作淡，說文，煇從木炎聲，讀若三年導服之導，周官司尊彝，凡酒修酌，修讀爲滌，修從攸聲，前漢書恩澤侯表序，孝景將侯王氏，脩侯犯色，師古曰，脩讀曰條，脩條皆從攸聲，廣韻唐紐下，有暘馱二字，皆從易聲，然皆切爲徒郎，按迪，定母字，悠，喻母字，說文，喻母字，兌，定母字，竇，定母字，窰，喻母字，鬣，透母字，夷，喻母字，暘，喻母字，湯，透母字，膾，喻母字，豆，定母字，易，喻母字，狄，定母字，弟，暘，皆定母字，愉，喻母字，偷



，透母字，愈，喻母字，陽，喻母字，迭，定母字，佚，喻母字，也，喻母字，他，透母字，度候切，定母字，託候切，透母字，他計切，透母字，由，喻母字，徒歷切，定母字，攸，喻母字，徒聊切，定母字，炎，喻母字，徒甘切，定母字，余，喻母字，同都切，定母字，塗，定母字，甬，喻母字，他奉切，透母字，惕，透母字，逃，透母字，大候切，定母字，羊朱切，喻母字，滔，透母字，悠，喻母字，導，定母字，淡，定母字，啖，定母字，滌，定母字，攸，喻母字，條，定母字，易，喻母字，徒郎切，定母字。

## 以文法校釋古書論

校勘古書之業，以清代爲綦盛，曾滌生氏經史百家簡編序曰：

「校讐之學，我朝獨爲卓絕，乾嘉間，巨儒輩出，校勘疑誤，冰解的破，度越前世矣。」而不佞則謂清代之盧紹弓，王懷祖，段懋堂，王伯申，顧千里，孫仲頌，俞曲園諸先生，於校勘古書之巨儒中，殆尤爲卓爾不羣者也，誠以古書之流傳夫今也，年遠矣，代湮矣，平心以論，詎能無誤乎，詎可不下校勘之工夫，以還古書本來之面目乎，正考父之校商頌，孔子之識公子陽生，子夏之辨三家渡河，胥深明斯道者也，孫仲頌序札逸云，「以舊槧精校爲據依，而究其微旨，通其古例，精瑩博考，不參成見，謹正文字譌舛，或求之於本書，或旁證之要籍，及援引之類書，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鎔鑪，斯言也，洵可謂得校勘古書之三昧者矣，雖然，除孫氏所言而外，果能依據文法之學，以校理古書，則亦時有所獲焉，此所謂技巧之校

勘也，蓋平議古書，固須例証，然有時例証亦感不足，（如訂正古書之譌誤，時取證於類書，然古書之譌誤，遠在類書已前，類書亦係誤引，又如之何），則固不得不依上下文之文法之詞例，而反復校正矣，僕也不才，每喜校勘古籍，且喜以文法之學，校勘之，今茲舉其所得者，裒錄於下，用就正於大方之家，尙書堯典篇云，「象恭滔天」，今按諸文法，象恭與滔天連爲一句，頗嫌不辭，蓋此處滔天二字，乃涉下文浩浩滔天而衍者也，強爲之解，又豈能得其朔乎，隱公三年左傳云，「豈曰能賢」，按此句宜作豈能曰賢，上文云，先君以寡人爲賢，此句則曰豈能曰賢，句法正相稱，晉語，豈能欲行吾愛，而又愛吾身乎，則豈能二字連於一處，固古人之通語矣，莊公四年左傳，「而蕩王心焉」，按此句宜作而王心蕩焉，

與上文余心蕩，盈而蕩，作平列之文法，蓋楚武王既自言余心蕩矣，則鄧曼所言之王心蕩，卽就武王所自言之余心蕩，而加以慨歎惋惜者也，蕩王心，係文之誤倒者耳，左傳哀公七年，「必棄疾於我」，按此句棄字，涉上文貪而棄禮，若亦棄禮，今棄周禮，棄天而背本，諸棄字而衍，今訂爲必疾於我，則揆諸文法，無有弗合者矣，若作棄疾，則文不成義，左傳定公八年，「喜于徵死」，按徵字，涉上文違之徵死之徵字而衍，此句可訂爲喜于脫死，陸粲附注後錄云，按上林楚曰，陽虎爲政，魯國服焉，違之徵死，此虎自言，當云，魯聞余出，喜于脫死，不當云徵死，徵字誤也，孟子梁惠王篇，「使天下仕者，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，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

欲赴愬於王」，僕按欲疾其君之欲字，涉上文諸欲字而衍，此句宜作天下之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於王，與上文爲平列之文法。又梁惠王篇，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」，按此句宜作與民守之，效死而弗去，其民字則衍文也，四書辨疑云，民字本衍，宜準下章效死勿去爲正，其說是也，若作效死而民弗去，則爲君者，可以去乎，蓋上句旣言與民守之矣，則君與民共守，皆弗去也，故下句卽云，效死而弗去，又王引之經義述聞通說云，孟子公孫丑篇，「是集義所生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」，下義字，文義難通，疑當作我，言在外者，我可以襲而取之，浩然之氣，從內而出，非我所能襲取也，我字與義字相似，又涉上文兩義字而愆耳，余謂王氏之說，仍未洽，義襲應作襲義，今孟子作義襲者，文之誤倒者也，集義襲義乃爲平

列句法，又公孫丑篇，「宜與夫禮，若不相似然，」按宜若二字，在孟子一書中，恆相連，如宜若無罪焉，宜若可爲也，宜若小然等，則此處之宜若二字，亦必相連也，今訂此二句爲與夫禮，宜若不相似然，萬章篇，「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」下文云，「斯可受禦與，」僕謂受禦之禦字，涉上文而衍，應作斯可受之與，下文云，如之何其受之，卽孟子答此一句也，若必據依受禦二字，勉強解釋，吾知其必蹈增字解經之嫌也，莊子逍遙游篇，「水擊三千里，」僕按此句應作擊水三千里，下文云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水與扶搖，皆名詞也，擊與搏皆動詞也，動詞在名詞之上，故曰擊水，曰搏扶搖云爾，太平御覽，初學記引，俱作擊水三千里，是其証也，崔譔云，將飛舉翼，擊水踉蹌也，據此，則崔氏所見本，又必作擊水

也。又人閒世篇，「死者以國量乎澤，若蕉，」僕按此句宜作死者以量乎澤若蕉，其國字，則涉上文輕用其國之國字而衍者也。荀子富國篇云，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，以澤量，以量乎澤，語意正同。又呂氏春秋期賢篇曰，履湯涉血，無罪之民，其死者量於澤矣。量於澤，與量乎澤，語意亦同。於乎二字，古本通用，又天運篇，「人自爲種而天下耳，」按此句宜作人自爲種耳，其而天下三字，涉下文是以天下大駭而衍者也，又秋水篇，「號物之數謂之萬，人處一焉，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，舟車之所通，人處一焉，」按卒上之人字，涉上下文之人字而衍，此句宜作卒九州穀食之所生，卒萃也。又秋水篇，「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，」按此句宜作夫子奚不來觀乎，其時字則涉下文禹之時，湯之時，兩時字而衍，其入字，則涉上

文，入休乎缺鬣之崖，下文左足未入兩入字而衍者也，初學記引此句，作夫子奚不來觀乎，文從字順矣，又達生篇，「惡聞雷車之聲，則捧其首而立，」按則字之上，脫一聞字，此句宜作聞則捧其首而立，又達生篇，「忘足履之適也，忘要，帶之適也，知忘是非，心之適也，」按知字乃涉上文子何以知之之知字而衍，此句宜作忘是非，心之適也，與上文諸忘字作平列句法，又山木篇，「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，林回棄千金之璧，負赤子而趨，」按此句宜作子獨不聞假人林回之亡與，又山木篇，「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」，按此句宜作比干之見剖心，此徵也夫，文義方洽，又說劍篇，「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，事必大逆」，按上句必字，係涉下句之必字而衍，此句宜訂爲今夫子儒服而見王，事必大逆，荀子勸學篇云，「及至其



致好之也，目好之五色，耳好之五聲，口好之五味，心利之有天下，「清俞曲園氏云，古之於通用，此四之字，竝猶於也，姚惜抱云，言目好之甚於五色也，近人梁啟雄云，此謂及至嗜學樂道，臻於致極之時，則與目好色，耳好聲，口好味，心好利，同一自然，絕不勉彊也，今按諸家之說，皆未確，此數句實係錯簡，茲爲正之如下曰，及至其致好之也，目好之五色，使目非是無欲見也，耳好之五聲，使耳非是無欲聞也，口好之五味，使口非是無欲言也，心利之有天下，使心非是無欲慮也，以下接是故權利不能傾也，云云，則文從字順矣，之字作者字用，又修身篇，「故學曰遲，彼止而待我，我行而就之，」按遲字涉下文則亦或遲或速之遲字而衍，此句應作故學曰，彼止而待我，呂氏春秋誣徒篇，「見權親勢及有富厚

者，「按有字蓋涉上文有嗜之有字而衍，高注曰，見權勢及富厚者，是高所見本無有字，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，「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，彈大夫以娛其意，非不厚自愛也，然而不得爲淑人者，不愛人也」，按上一淑字，係涉下一淑字而衍，飲上當脫一字，宜作口，漢書司馬相如傳，「而以琴心挑之」，師古注曰，寄心於琴聲，以挑動之也，余按師古之說，望文生義，此心字，乃涉下文心悅而好之之心字而衍者也，原文應作而以琴挑之。

## 評字類辨正

近人朱氏起鳳，曾任清季某書院山長，以不解首施首鼠爲一名詞之轉變，用致見譏於學子，氏遂發奮讀書，前後數十年，將古書

中之連文，搜集成帙，名曰辭通，由開明書店出版，僕曾略觀其書，信其採掇排比之功，爲不可沒，然朱氏疎於音均訓詁之學，故凡于談音均訓詁處，遂時有謬戾，貽誤青年不淺也。氏于辭通之外，又著有字類辨正一書，僕曾披閱一過，見其可議者頗多。茲略評之。質諸通人，未審以爲然否，全，徒紅切，道書同字，見正字通，僕按廣韻一東有全字，注云古文，出道書，朱氏何以不引廣韻而反引正字通歟，滴字云，尸羊切，音商，水名，見集韻，又與滂通，滂滂流蕩貌，列子力命，齊景公遊于牛山，北臨其國城，而流涕曰，美哉國乎，鬱鬱芊芊若滴滴，去此國而死乎，按宴子春秋諫止，作滂滂，僕按列子之滴字。或係滂字之誤，晏子春秋作滂滂，其正字也，廣雅釋訓云，滂滂流也，若謂滴與滂通，則滴字爲正齒音，

而滂則爲重唇音之字，此二種音，正未易相通也，技字云，書秦誓，斷斷兮無他技，按秦誓作斷斷猗無他技，大學則引作斷斷兮無他技耳，此條恐係朱氏誤記，得字云，又訛作中，周禮地官師氏，掌國中失之事，以教國子弟，鄭注，故書中爲得，杜子春云，當爲得，記君得失，若春秋是也，又訛作見，國策趙策，攻戰踰年歷歲，未見一城也，按史記趙世家作未得，蓋得字篆文作昇，省寸卽見，漢書張良傳，果得穀城山下黃石，史記留侯世家作果見，其誤與世家同，按朱氏謂得訛作見，說似可取，惟得與中則爲古音之通，而非訛字也，蓋中字古讀舌頭音，與得係雙聲，淮南齊俗訓，天之員也不得規，地之方也不得矩，文子得作中，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，小司馬訓爲得，呂覽以中帝心，注中猶得，此皆中與得相通之證也。

## 評馬叙倫氏莊子義證

杭縣馬叙倫氏，爲近代喜治國學之人，昔年鄧秋枚黃晦聞創國粹學報。抱殘守闕。刊登關於國故之學說頗夥，而馬君之作品，亦時見於其中，至於馬君所印行之書，則有老子覈詁，古書疑義舉例校錄，莊子義證等，類皆有獨得之處。而莊子義證一書，馬君致力尤深，書中博引繁稱，訂正譌文衍文。而其一己之見解，亦時有可采，所憾者，馬君於古雙聲之轉變，似有未審，故於言雙聲處，往往錯謬，今加以評訂，所謂精益求精，非於馬君有所不足也。惟馬君諒焉，內篇逍遙遊，北冥有魚，陸德明冥本亦作溟，馬君謂冥溟並借爲澥，支耕對轉相通也，僕按澥從解聲，古爲見紐字，而冥則

爲明紐字，二音無由相通，惟見紐之字，或多轉入匣紐，而明紐之字，後人讀時，亦有混入喉音者，如海晦等字是，則見明二紐之字，或有讀音相混之可能，然不得徑云對轉也，以既言對轉，則必純爲雙聲方可耳，內篇逍遙遊，而後乃今培風，馬君謂乃讀爲忍，泥紐雙聲，說文曰，忍，能也，忍卽賢能才能之能本字，墨子節葬篇，冬不仞寒，夏不仞暑，卽漢書鼂錯傳之能寒能暑也，是其例證，僕按馬氏之說非，而後乃今，係成語，與而後而今同例，亦可曰，乃今而後，或而今而後，下文而後乃今將圖南，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人間世篇，幾死乃今得之，又應帝王篇，而乃今知之乎，庚桑楚篇，乃今有恆，皆句法相同者也，內篇齊物論，道惡乎隱而有真僞，陸德明曰，僞一本作詭，崔本作然，餘杭章氏曰，隱讀如隱几之隱

字正作憲，馬君謂僞本作詭者，同喉音通借，崔作然者，疑與僞歌元對轉通借，僕按然爲日紐字，半齒音也，與喉音相通之例甚少，若如此而言聲轉，不幾等於苗先路之以苗爲艸聲乎，（按苗爲明紐之字，艸則爲齒頭音，二聲無由得通）內篇齊物論，大廉不嗛，奚侗曰，嗛借爲謙，史記封禪書，陛下謙讓而弗發也，漢書司馬相如傳，作嗛讓，是其證，僕謂馬君之說非，此嗛字卽爲廉字之假借字，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，所謂上下文異字同義也，又淮南說林訓，至味不嫌，至言不文，至樂不笑，至音不叫，大匠不斷，大豆不具，大勇不鬪，與莊子句法相類，可以互證也，內篇齊物論，自喻適志與，馬君引朱駿聲之說曰，喻當作愉，說文，愉樂也，僕謂釋文引李說云，喻快也，則喻爲愉之假借字，李頤固已知之矣，此處

似當先引李頤之說，而後以朱駿聲之說次之，莊子人間世篇，其作始也簡，馬氏謂簡借爲禪，聲同元類，僕謂簡爲見紐字，禪爲正齒音，無由相通，如以疊均爲訓，則似宜舉出例証，方不涉於武斷也，人間世篇，匠伯不顯，陸德明曰，伯，崔本亦作石，馬氏謂伯石聲同魚類通借，僕謂伯爲重唇音，石爲正齒音，二音何以能相通，人間世篇，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，陸德明曰，南伯李云卽南郭也，馬氏謂伯借爲郭，聲同魚類，又伯之送音與郭之收音封紐雙聲，僕按伯爲重唇音，郭爲牙音，二音不得謂爲相通也，人間世篇，求禪傍者斬之，馬氏謂樞之收音屬透紐，爲舌音，僕按樞爲重唇之字，不知馬氏何以云收音屬透紐，爲舌音也，如是則幫滂竝皆可讀舌音乎，德充符篇，子無乃稱，馬氏謂乃借爲再，聲同之類，爾雅曰，



仍再也，仍從乃得聲，是其例證，僕按此句，可云乃爲仍之假字，不更較爲直捷乎，大宗師篇，而我猶爲人猗，馬氏謂猗借爲兮，同喉音也，詩伐檀，河水清且漣猗，漢石經猗作兮，是其例証，僕按書秦誓斷斷猗，大學引作斷斷兮，亦可作此句之証佐也，應帝王篇，吾見其杜權矣，馬氏謂權借爲萌，元陽聲近，又權之送音，與萌之收音爲雙聲也，僕按萌爲重唇音明紐字，而權則爲牙音之字，無雙聲之可能也，在宥篇，是相於技也，馬氏謂相借爲傷，相從目楊省聲，故得借爲傷也，余按馬氏之說是也，毛詩，于以湘之，韓詩作于以觴之，相借爲傷，與湘借爲觴同，達生篇，高門懸薄，馬氏謂薄借爲幕，魚陽對轉，按薄幕二字，皆不在陽韻，不知馬氏何以言魚陽對轉也，此謬之顯然者也，山木篇，此所謂非遭時也，馬氏謂

非讀爲未，並唇音也，余按此非字，即借爲不，非遭時，卽不遭時也，外物篇，慰啓沈屯，馬氏謂慰啓脂眞對轉連綿詞，僕按啓爲明紐字，慰乃喉音之字，二字不得相通轉也，馬君何以謂爲對轉連綿詞，盜跖篇，子教子路菹此患，馬氏謂菹借爲羅，歌魚聲近，僕按羅爲來紐之字，菹則齒頭音之字，無由聲轉也，盜跖篇，內周樓疏，馬氏謂周從用口聲，僕謂馬氏之說非是，周字當是從用口用亦聲，周字古讀舌頭音，用爲深喉音喻紐之字，古亦有讀爲舌頭音者，且用與周，係東侯對轉，古書中，終而復始，亦有作周而復始者，若從口聲，則口係牙音，何得與周字相通乎，天下篇，墨子眞天下之好也，馬氏謂之好猶是好也，僕按馬氏之說甚確，蓋下文才士也夫，方是贊墨子之言，則此眞天下是好，不宜作好歹之好解，而宜

作喜好之好解矣，俞曲園云，卽孟子墨子兼愛意，是俞曲園先生，已知此句作真天下是好解矣。

## 古音喉牙相通考

古代牙音見谿二母之字，多與喉音曉匣二母之字相通，茲試爲証之於左。

書微子篇，僞孔本我舊云刻子，論衡作我舊云孩子，刻爲牙音，孩喉音，詩有蒲與荷，樊光注爾雅引作有蒲與茄，荷喉音，茄牙音，東觀漢紀田邑傳，邑年三十，歷卿大夫，號歸，罷厭事，少所嗜欲，漢書，高祖告歸之田，服虔曰，告音如號，相通也，告牙音，號喉音，襄二十年公羊傳，陳候之弟光出奔楚，釋文云，弟光左氏傳作

弟黃，白虎通云，璜之爲言光也，風俗通云，黃光也，光牙音，黃喉音，毛詩破斧，四國是皇，齊詩作四國是匡，皇喉音，匡牙音，書大誥天降割於我家，釋文曰，割馬本作害，害喉音，割牙音，爾雅釋言，蓋裂也，釋文曰，舍人本作害，蓋牙音，害喉音，周禮故書郊作蒿，郊牙音，蒿喉音，說文蠹從虫或聲，重文作蠹，周禮蠹氏，鄭司農云，蠹讀爲蠹，蠹從國聲，國牙音，蠹從或聲，或喉音，書堯典，光被四表，今文尙書作橫被，漢成陽靈臺碑，成陽令唐扶頌，並作廣被，橫喉音，光廣竝牙音，覲禮，古文，余一人嘉之，今文嘉作賀，賀喉音，嘉牙音，墨子明鬼篇，指寡殺人，太平御覽引作畫，寡牙音，畫喉音，禮記檀弓，子蓋言子之志於公平，注蓋皆當爲盍，盍牙音，盍喉音，此外若莊子之技盍至此乎，國策之

蓋可忽乎哉，孟子之蓋亦反其本矣，墨子非攻篇，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，蓋字皆通作盍，盍字有宜解作何者，有宜解作何者，漢書公孫宏傳，諸與宏有隙，雞陽與善，後竟報其過，史記作禍，過牙音，禍喉音，墨子尚賢篇，今王公之君人民，主社稷，治國家，欲脩保而勿失，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，故與胡通，故胡同從古聲，故牙音，胡喉音，國策，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，故爲胡之假，此文應作故有舍本而問末者邪，後人不知故爲胡之借字，遂因下一問字，而於故有下復增一問字耳，說文煬從火高聲，大徐音火屋切，高牙音，火屋切則爲喉音，說文黃地之色也，從田疋聲，疋古文光，大徐音乎光切，光牙音，乎光切則爲喉音，烘從火共聲，大徐音呼東切，共牙音，呼東切則爲喉音，焜從火昆聲，大徐音胡本切

，昆牙音，胡本切則爲喉音。旭從日九聲，讀若好，九牙音，好喉音，新加九經字樣，獐音高，又音豪，見公羊傳，高牙音。豪喉音，爾雅之康瓠，李巡本作光，埤蒼作瓠，字林作瓠，瓠從康聲，瓠從荒聲，康光皆牙音，荒喉音，顧亭林唐韻正，引洪道隸釋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頌碑，曲江字凡十四見，皆作曲紅，綏民校尉熊君碑及額，曲江字亦作曲紅，史記漢書孝文紀，大功小功，作大紅小紅。孝景哀紀，女工作女紅，酈食其董仲舒傳，工女作紅女，功江皆牙音，紅喉音，今以守溫之字母論之，刻，谿母字也，孩，匣母字也，荷，匣母字也，茄，見母字也，號，匣母字也，告，見母字也，光，見母字也，黃，匣母字也，皇，匣母字也，匡，谿母字也，割，蓋，皆見母字也，害，匣母字也，郊，見母字也，蒿，曉母字

也，國，見母字也，或，匣母字也，橫，匣母字也，廣，見母字也，嘉，見母字也，賀，匣母字也，寡，見母字也，畫，匣母字也，盍，匣母字也，過，見母字也，禍，匣母字也，故，見母字也，胡，匣母字也，高，見母字也，火，曉母字也，乎，匣母字也，共，見母字也，呼，曉母字也，昆，見母字也，胡，匣母字也，九，見母字也，好，曉母字也，高，見母字也，豪，匣母字也，康，谿母字也，荒，曉母字也，江，功，工，皆見母字也，紅，匣母字也，由以上之例証觀之，古代喉牙相通之字，惟見匣二母爲最多也。

右係數前年舊作也，曾載諸章太炎氏國學講習會之副言月刊中，今又按許氏說文，艱，從堇艮聲，籀文艱從喜，艮，見母字，喜

，曉母字，𩚑，從鼠，今聲，讀者含，今見母字，含，匣母字，毛詩，假以溢我，襄二十七年左傳，引作何以恤我，假，見母字，何，匣母字，毛詩，七月，兕觥，禮記月令，鄭注，作兕觥，觥從光聲，橫從黃聲，光見母字，黃匣母字，隱公二年左氏傳，無駭帥師入極，穀梁作無骸，釋文云，骸音該，又戶楷反，該見母字，戶楷反，則爲匣母字，隱公三年傳，降而不憾，釋文憾本又作感，文公十四年傳，不可使多蓄憾，釋文憾本又作感，宣公二年傳，以其私憾，釋文憾本亦作感，十二年傳，二憾往矣，釋文作感，成公二年傳，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，釋文作感，昭公廿一年傳，心是以感，感實生疾，唐石經初刻作憾，感見母字，憾匣母字，僖公卅二年傳，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，竹書紀年，臯本作浩，爾雅釋訓，釋文，臯



，樊本作浩。文公十八年傳，少皞氏。文選廣絕交論注，引作少昊。  
·昭公十七年傳，少皞摯之立也。初學記九，引作少昊，詩，昊天罔  
極，漢書鄭崇傳，作皞天。師古注云，皞字與昊同，鹽鐵論卷十，  
誥皞，左氏作皋皞，公羊作浩油，皋誥皆見母字，皞浩皆匣母字，  
襄公二年左氏傳，穆姜使擇美櫝，爾雅釋木注，引作美榱，釋木云  
，楫山榱，槐小葉曰櫝，說文，櫝楸也。楫爲山楸，楸小葉爲櫝，  
釋文，榱舍人本作櫝，按廣韻，櫝，古疋切。榱上同。夏，胡雅切  
，又胡駕古下二切，古疋切，古下切，皆見母字，胡雅切，胡駕切  
，皆匣母字，成公元年傳，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，周禮典瑞職注，  
引作段嘉，釋文段本又作覈，亦作假，禮記檀弓，公肩假，古今人

表作肩瑕，又莊公十四年傳，獲傅瑕，史記鄭世家作甫瑕，索隱作甫假，又燕世家魏王假，列女傳作瑕，又宣公三年，生子瑕，史記鄭世家作漑，音義一作瑕，假，見母字，瑕匣母字，成公四年，鄭伯堅卒，公羊釋文作馭，云，苦刃反，本或作堅，疏云，左氏作堅，穀梁作賢字，又漢藩乾校官碑，親馭寶智，國三老賢良之寵，今文大誓云，優賢揚歷，又東觀漢紀，陰城公主名賢得，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，堅，谿母字，賢，匣母字，莊子天下篇，黑翟禽滑釐，聞其風而說之，列子作肯釐，荀子宥坐篇，九蓋皆繼，楊倞注曰，蓋音盍，扇戶也，骨，蓋，皆見母字，滑，盍，皆曉母字，廣韻甗紐下，注云，瓦也，甗字注云，上同，苦岡切，按苦岡切則爲谿母字，而甗從荒聲，則又爲曉母字，李邕婆羅樹碑末，一歸可門，張

詔曰，可門者，何門也，可，谿母字，何，匣母字。

踪以上諸例證觀之，則匣母之字，乃見母之變音也，近人黃季剛氏，謂匣母爲曉母之變音，說實未的矣。

古音喉牙相通考

三十二

## 辭海訂補

補不字條『不禽二毛』僖公二十三年左氏傳，君子不重傷，不禽二毛。

補『不庭條』不庭。不朝於王庭也，左傳隱十一年，以王命討不庭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庭亦假爲逞，逞，快也，莊子山木，莊周反入，三月不庭，下又云，吾所以不庭也，此庭解爲逞。高郵王氏說，（見讀書雜誌，亦見莊子集解。）

補乃字條『乃今』莊子逍遙遊，而後乃今培風，而後乃今將圖南，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人間世，幾死乃今得之，應帝王，而乃今知之乎，庚桑楚，乃今有恒，按劉淇助字辨略，而字條云，論語，

而今而後，而今猶言如今，而後，猶云以後也，而而字與乃字，古相通，則而後乃今，猶言而後而今也。

補也字條『也里可溫』元史中一名詞，元史國語解，則曰，也里可溫，蒙古語……應作伊嚙勒昆，伊嚙勤，福分也，昆，人也，部名，（卷三）洪鈞元史譯文證補，元世各教名考，則曰也里可溫之爲天主教，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，自唐景教入中國，支裔流傳，歷久未絕，也里可溫，當卽景教之遺緒，（卷二十九）新會陳援庵先生，著有元也里可溫考，篇中繁稱博引，而此一名詞，遂行証定，懸諸日月而不刊矣。

補『二毛』條二毛，謂鬢髮斑白者，禮，檀弓，不殺厲，不獲二毛，按此下宜再引左氏傳不禽二毛之句。

訂『井鼃』條莊子秋水，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。按井中之鼃，但見一井之水，而不知滄海之大，鼃，多作蛙。今喻識見之狹小者曰井蛙之見。本此，按此下宜再引高郵王氏之說，用訂正井鼃一名詞之譌誤，王氏讀書雜誌云，鼃本作魚，後人改之也。太平御覽，時序部七，鱗介部七，蟲豸部一，引此，竝云，井魚不可以語於海，則舊本作魚可知，且釋文於此句不出鼃字，直至下文埴井之鼃，始云，鼃本又作蛙，戶蝸反，司馬注云，鼃，水蟲，形似蝦蟇，則此句作魚不作鼃明矣，若作鼃，則戶蝸之音，水蟲之注，當先見於此，不應至下文始見也，再以二語明之，鴻烈原道篇，夫井魚不可以語大，拘於隘也，梁張綰文，井魚之不識巨海，夏蟲之不見冬冰，水經潁水注云，聊記奇聞，以廣井魚之聽，皆用莊子之

文，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，井，九三，井谷射鱓，鄭注曰，所生魚，無大魚，但多鮓魚耳，（見劉逵吳都賦注）困學紀聞卷十，引御覽所載莊子曰，用意如井魚者，吾爲鈎繳以投之，呂氏春秋諭大篇，井中之無大魚也，此皆井魚之證，後人以此篇有培井鼃之語，而荀子亦云，坎井之鼃，不可與語東海之樂，（見正論篇）遂改井魚爲井鼃，不知井自有魚，無煩改作鼃也，自有此改，世遂動稱井鼃夏蟲，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。

訂『介然條』孟子盡心，山徑之蹊間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，趙佑四書溫故錄，介亦分別意，介然用之，謂人力闢除之云云，按此說未洽，間介二字，係雙聲連語，四書辨疑曰，介如字，經文當以山徑之蹊，間介然爲句，文選長笛賦，間介無蹊，注引孟子此文，又引



杜預曰，介猶間也。間介一也。言山隔絕無蹊徑也，僕謂清代經學大師，訓問介二字爲雙聲連文者，凡數家，而近人劉師培氏，古書疑義舉例補，亦謂問介二字乃雙聲連文，今特將此數語，準諸古讀，重訂如下，山徑之蹊間介，然用之而成路。

補倚字條，『倚柱』列女傳，魯漆室邑之女，過時末適人，倚柱而嘯曰，魯君老，太子幼。

補偏字條，『偏涼汀』地名，在河北灤縣，風景頗佳。

訂『假』字條，國名，莊子山木，子獨不聞假人之玉與，按玉係誤字，莊子原文，作假人之亡與。

補。『劉師培』條，劉師培，儀徵人，字申叔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一名光漢，又劉氏所著書，如左盒集，亦應列入，

補八字條。『八達嶺』，在居庸關，

補史字條，『史畧』，宋高似孫著。

補『名下無虛士』條 按引陳書姚察傳之下，宜再引北史曰，薛道衡聘於陳，作人日詩曰，入春纔七日，離家已二年，南人嗤之，及人歸落雁後，思發在花前，乃曰，名下固無虛士也，此事膾炙人口，似宜引。

訂『吳歷』條。吳歷清常熟人，字漁山，號墨井，性恬淡，工畫，重意趣，不求形似，兼有參用西法者，與四王及惲格稱清初六大家，嘗住澳門三巴寺，晚年絕人逃世，不知所之，著有三巴集，澳中雜詠，按謂漁山晚年絕人逃世，是仍從舊說之誤也，漁山曾入天主教，晚年傳行教務，非絕人逃世也，可參閱李問漁氏所刊之墨井

集，及陳援庵氏之吳漁山年譜等書，茲將援庵先生之吳漁山年譜序，錄之如下，漁山先生少負盛名，晚而學道，竊嘗慕其爲人，欲爲撰次年譜，顧先生性孤介，聲氣不甚廣，事蹟傳世殊少，錢竹汀居先生舊遊之地，其生也去先生之卒不過十年，而其撰疑年錄，僅據邑人張雲章墨井道人傳，推知先生生年，而卒年竟不可得，且謂其浮海不知所終，則先生事跡之不易考可知也。張庚有詩載清暉贈言，稱石谷爲太夫子，則石谷再傳弟子也，而其撰畫徵錄，圖畫精意，乃謂石谷與先生因借畫不還，遂絕交，則先生事蹟之傳說，又未可盡信也，幸先生墓碑，爲徐紫珊渭仁所發見，李問漁杙，又爲先生撰行狀，輯遺詩，英歛之華，又以先生致石谷遺牘，介紹於世，姚儷桓大榮，復力辨畫徵錄之誣，先生生平乃大顯，余因據先生

遺詩，及各家畫錄，並先生同時人文集，採其有關先生之詩畫事迹，有年可考者，編爲此譜云云。

訂『呂留良』條 明亡，削髮爲僧，更名耐可，字不昧，號何求仙人，按謂呂留良號何求仙人誤也，今爲訂正如下，呂晚村先生行略云，庚申夏，郡守復欲以隱逸舉，先君聞之，乃於枕上剪髮襲僧伽服曰，如是庶可以舍我矣，寄清溪徐方虎先生曰，弟此病日深，浮生無幾，已削髮爲僧，從此木葉蔽影，得苟延數年，完一兩本無用之書，願望足矣，世間紛紛，總不涉病僧睹聞，或疑之曰，先生平生言距二氏，今以儒而墨，將貽天下來世口實，其若之何，先君亦默然不答，僧名耐可，字不昧，號何求老人，築室吳興埭溪之妙山，顏曰風雨菴，峭壁寒潭，長溪修竹，有泉一泓，構亭其上，

題以二妙，先君幅巾拄杖，逍遙其間。又晚村癸亥初夏書風雨菴云，到此菴中，屏絕禮數，病不見客，隘不留臥，徑過游觀，自來自去，送迎應對，一概求恕，久坐閒談，爾吾兩悞，可惜工夫，各有本務，知者無言，怒亦不顧，問我何爲，木雕泥塑，何求老人書，又近代言敦源氏，重刊呂晚村雜詩，名曰何求老人殘稿，今辭海乃云號何求仙人，實係錯誤。

補『唐鑑』條 按此條下宜云，又清代人名，字鏡海，著有國朝學案小職，曾國藩氏常從之遊。

補『嗟來』條，嗟來猶嗟乎，來爲語助詞，莊子大宗師，嗟來桑戶乎，按祇引莊子一句，未免有單詞孤證之憾，今再爲補之如下，莊子人間世，嘗以語我來，國策，長鈇歸來乎，孟子，盍歸乎來，來字

皆語助詞也。此來字訓爲哉。較訓乎尤佳，且來哉二字，又係疊韻

補四字條『四規』，天主教人一名詞，一，凡主日（卽星期日）及諸瞻禮之日，宜與彌撒，二，遵守聖教所定齋期，三，解罪至少每年一次，四，領聖體至少每年一次。

補國字條。『國粹學報』清季一刊物，爲鄧實黃節等人所辦，近人如劉師培，章炳麟，王國維，鄭文焯，馬叙倫諸氏之作品，時刊登其中，爲研究國故最高之刊物。

補壺字條『壺天錄』清人百一居士所撰，爲一筆記雜乘

訂『夢蝶』條，莊子齊物論，昔者莊周夢爲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適志也，不知周也，俄然覺。則遽遽然周也，按自喻適志也，也字辭海誤引，莊子原文，作自喻適志與，釋文，與音餘。

訂『大言』條，莊子齊物論，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，成元英疏，夫詮理大言，由猛火炎燎原野，清蕩無遺，按成疏非是，釋文又音談，李作淡，徒濫反，李說是也，大言炎炎，卽大言淡淡矣，

補子字條『子不語』，清袁枚撰，所言皆怪異之事，其名爲子不語者，蓋取論語子不語怪亂神之義也，又名新齊諧，然筆致不甚佳妙。

訂『帝鄉』條 帝鄉，謂天帝所居，郭璞詩，永諧帝鄉侶，千齡共逍遙，按景純係晉人，此條宜先引莊子，莊子天地篇，千歲厭世，去而上僊，乘彼白雲，至於帝鄉。

補『平議』條 平議，論定事之是非曲直也，引後漢書霍譖傳，按宜再補引云，說文云，訂，平議也

補影字條『影梅菴憶語』，清冒襄著，憶念其亡姬董小宛之作也。  
· 文筆哀艷，參閱董小宛條。

補『徐光啟』條 近人李林編有徐文定公集，集後且附李之藻文如千篇，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。

補擊字條 『擊水』，莊子逍遙遊，鷗之徒於南冥也，擊水三千里參拙著以文法較釋古書論。

補『本錢』條 此條下宜添注云，又伶人謂噪音之好壞，亦曰本錢。

補『柳敬亭』條 柳敬亭，明末泰州人，名逢春，以字行，本姓曹，避仇，改姓柳，按此下宜注云，黃太沖，吳梅村，皆有柳敬亭傳，而張岱之陶庵夢憶，亦畧載敬亭之事。



訂『抱經堂叢書』條 抱經堂叢書，清盧文弼輯，文弼字抱經，乃盧文弼條，則又云，清餘姚人，字召弓，號磯漁，又號抱經，按抱經，係盧文弼之號，非字也。

訂『推移』條 推移，淮南子脩務，且夫精神滑淖纖微，倏忽變化，與物推移，按此辭，宜先引屈原賦云，聖人不凝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

補『林紓條』 林紓所譯歐美小說甚多，名重一時，尤以巴黎茶花女遺事，塊肉餘生述，吟邊燕語，黑奴籬天錄，戰血餘腥記，劍底鴛鴦諸書爲最著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林氏他著，尙有畏盧文集，續集，三集，畏盧論文，韓柳文研究法等。

訂『掩涕』條，掩涕，掩面垂涕也，漢書楊雄傳，臨江瀕而掩涕

兮，按此辭且先引屈賦長太息以掩涕兮之句，次再引楊雄傳，方見語有本原。

訂『搏風』條 莊子逍遙遊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郭慶藩集釋，文選江淹雜禮詩，注云：搏，圓也，圓飛而上行者，若扶搖也。按搏爲搏字之誤，釋文，一音搏，崔云，拊翼徘徊而上也，章太炎莊子解故曰，字當從搏，崔說得之，攷工記注，搏之言拍也，作搏者形誤，風不可搏。

補『棘』字條 衛大夫棘子成，按此下宜注云，一作革子成。

補李字條。『李詳』字審言，江蘇興化人，長於選學，著有杜詩證選，韓詩證選，學製齊集，媿生叢錄等。

補毛字條。『毛詩傳疏』清陳奐著，疏解詩毛傳之作也，與馬瑞

辰之毛詩傳箋通釋齊名。

補浮字條『浮生六記』。清人沈三白著，記一己之所經過也，雖屬詞稍欠凝鍊，而筆致則尙稱細膩，今傳本已不全。

訂『澤雉條』。澤雉，野雉也，莊子養生主，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不斲高乎樊中，按高係誤字，應作畜。

訂『燕禧堂』條。燕禧堂，清任大椿淹通於禮，尤長於名物，所著有字林考逸。列子釋文及考異。按列子釋文。係殷敬順撰。任子田以其有混入張湛注者，故撰列子釋文考異，加以疎通證明，今辭海謂著有列子釋文及考異，似列子釋文，亦爲任氏所著矣，豈不誣哉。

補燕字條『燕京開教畧』。樊國標著，記天主教傳行於北京之事

略也。

補『爲問』條。按爲問，即有問，孟子滕文公，將爲君子焉，將爲野人焉，趙注，爲有也，是爲有二字古通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孟子善推其所爲而已矣，劉向說苑，作善推其所有而已矣，爲有二字互用。

補秋字條。『秋蟬吟館詩鈔』清金和亞匏之詩集也，近代梁任公氏，於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，盛稱之，亞匏之詩。烈烈女黃婉梨行。苴蓿頭。蘭陵女兒行等。皆佳作也。

補『每下愈況』條莊子知北遊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。每下愈況。此下宜注云。今俗沿用此詞。有譌作每况愈下者。

補漑字條。『漑堂集』。清孫枝蔚豹人之詩集也。

補『玉趾』條 玉趾，猶言玉步，尊人之辭，國語吳語，天王親趨玉趾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僖公二十六年左傳，寡君聞君親舉玉趾。

補玉字條『玉燭寶典』，杜臺卿著。

補『王先謙』條 於王氏諸作品之後。宜補入莊子集解。

訂『畫徵錄』條 書名，具名國朝畫徵錄，凡二卷，續錄二卷，清張庚撰，按具字宜作原，此校對不精之過也。

補畸字條『畸人十篇』，明利瑪竇著。

訂『紛』字條 紛，盛多之貌，離騷，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按近代胡韞玉，引廣雅，解此紛字爲喜，說殊勝，似宜採入。

補羣字條『羣經平議』清俞樾蔭甫著，爲研究經書之作品，其體裁仿高郵王氏之經義述聞。

訂『習慣自然條』家語，弟子，孔子答孟武伯曰，少成則若性也，習慣若自然也，俗謂習慣成自然本此，按家語係王肅僞作，此條宜引大戴禮，大戴禮云，習慣如自然，王氏之語，即本乎此。補耳字條『耳食錄』，清樂鈞著，一筆記雜乘也。

訂『拔萃』條 拔萃言才具特出也。後漢書蔡邕傳，曾不拔萃其羣，揚芳飛文，按宜先引孟子公孫丑，出於其類。拔乎其萃，後漢書之語，即出夫孟子者也。

訂『桃花扇』條 尙任字季重，號東堂，又號雲亭山人，按東堂，宜作東塘。

訂『畏友』條 畏友，品德端重之友，足起敬畏之心，故謂之畏友，舒頔次王和夫詩，王君我畏友，時寄五色鮮，按畏友一名詞

實出於論語孟子，論語，昔者吾友，嘗從事於斯矣，卽曾子謂子路也。孟子公孫丑，吾先子之所畏也，謂子路爲曾子所敬畏也，商務書館之辭源，所引尙不誤。

補沅字條『沅洲耆舊集』江標撰，哀錄湖南之試牘也。

補自字條『自喻』，莊子齊物論，自喻適自志與，李頤云，喻，快也，則喻爲愉字之假。

補『虬髯客』條 虬髯客，事見張說虬髯客傳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一說虬髯客傳，爲杜光庭作。

訂『腐心』條 腐心，謂恨極而心欲腐也，史記荆軻傳，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，索隱腐爛也。按此下宜引高郵王氏讀書雜誌之說云，引之曰，腐讀爲拊，爾雅曰，辟，拊心也。郭注謂，推胸也。

，燕策正作拊心，索隱訓腐爲爛非是。

訂『投袂』條 投袂，振起其袂，爲奮發之狀，左傳宣十四年，投袂而起，按呂氏春秋行論篇，莊王方削袂，聞之曰，嘻，投袂而起，孔廣森云，削，裁也，投袂，投其所削之袂也，左氏傳文未備，杜氏遂以投爲振，其說固未可從也。

訂『錢坫』條 錢坫，嘉定人，大昕子，字獻之，按錢坫係大昕先生之猶子，非大昕之子也，錢氏跋復古編云，曩與族子獻之，論俗書之譌，又先生年譜云，三十六年辛卯，年四十四歲，與族子坫校正白虎通廣雅，則錢坫爲大昕先生之族子無疑矣，又錢坫號十蘭，精小篆，學識淵穎，姚惜抱贈錢坫之序，稱之曰，強識而精思，爲今士之魁傑，鄭文焯南畝遺徵所載，禮內則注三卷，漢書十表



注十卷，聖賢冢墓攷十二卷，鏡銘集錄四卷，篆人錄八卷，皆錢坫所撰也。

補『金聖歎』條 所作水滸傳，三國志演義，西廂記等書，領異標新，迥出意表，今按聖歎著有內外書，如聖人千案，杜詩解等，內書也，批水滸傳西廂記等，則外書也。

補『鑠』條，鑠，美也，詩，周頌於鑠王師，按美也之下，宜注云，爾雅訓鑠爲美。

補『長鋏』條 長鋏，劍之一種，刀身劍鋒，長者曰長鋏，短者曰短鋏，史記孟嘗君傳，長鋏歸來兮，食無魚，按此下宜注云，國策兮作乎。

訂『鵬搏』條 莊子逍遙遊，諧之言曰，鵬之徒於南冥也，水

擊三千里，搏扶而上者九千里，釋文，搏，司馬云，搏，飛而上也，郭慶藩集釋，搏，說文，搏，以手圓之也，集韻，搏，聚也，搏扶搖而上，言聚風力而高舉也，釋文所引，未得搏字之義，按搏應作搏，說已見前，茲不贅。

補『陳仲』子條 案此條下宜注云，荀子，陳仲作田仲。

訂『黃以周』條 著有禮書通考，按應作禮書通故。

補西字條 『西青散記』，清史震林著，一筆記雜乘也。

補綠字條 『綠野仙踪』，小說名，演冷于冰成仙得道之事。

補聖字條 『聖年廣益』，天主教士馮秉正所著，專述天主教

聖哲之嘉言懿行，有裨史乘之作也。

補疑字條 『疑雲集』，王彥泓作，然有疑其僞託者。

補秧字條『秧歌』，鄉村間農民於新春娛樂之戲劇也，其裝扮近似高蹻，惟足則不束木筭耳。

補醒字條『醒世姻緣』，爲一白話章回小說，據近人胡適等考證，認爲蒲松齡作。

補『金榜』條 按是條下宜注云，又清代人名，字輔之，著有禮箋。

補驚字條『驚蛰蝶』，北史，魏收輕薄，時人號曰驚蛰蝶。

補『馥』字條 按此條下宜注云，韓詩，馥作苾，

補魚字條『魚頭參政』，宋史，魯宗道拜參知政事，貴戚用事者皆憚之，目爲魚頭參政，因其姓上半爲魚頭，且言其另骨也，

訂『颯』字條 卑腰切，音標，蕭韻，或作颯，暴風也，見玉

篇，按宜先引爾雅，爾雅云，扶搖謂之颯，郭璞云，暴風從下上也。

補『飴』字條 按此條下宜云，飴文亦作饴。

訂『淵默』條 淵默沈靜寡言之義，淮南子，秦族，齊明盛服，淵默而不言，按淵默一名詞，亦見於莊子，似宜先引，莊子天運篇云，雷聲而淵默。

補『好』字條 璧孔也，考工記玉人，好三寸，按此下似宜再引爾雅，爾雅釋器云，肉倍好，謂之璧，李曰，好，孔也，孫曰，肉，身也，好，孔也，如是則訓釋方覺滿足。

補天字條『天酒』，基督舊教舉行祭禮時，所用之酒也，周亮工閩小紀云，唯葡萄酒則依西洋人製之，奉其教者，閩俗甚熾，取此酒以祀天主，名曰天酒，按今天主教中人，直名此酒爲葡萄酒，

除用之以行彌撒而外，亦可自飲，吳墨井詩云，葡萄西酒滿瓶香，欲獻金門道路長，料得此非儀狄造，不妨飛騎進君王。

補『失』字條 按此條下宜注云，失，又通佚。周官，大宗伯，鄭注，以防其淫失。釋文，失，本亦作佚，莊子，徐無鬼，若卹若失，釋文曰，失，司馬本作佚。

補『珠槃玉敦』條 周禮，天官·玉府，若合諸侯，則共珠槃玉敦，按此下宜補云，鄭注，故書珠爲夷，鄭司農云，夷槃或爲珠槃。

補『猗』字條 猗通兮，語助詞，書，秦誓，斷斷猗，無他伎，疏，猗者足句之辭，不爲義也，大學，引此作兮，猗是兮之類，按此下宜補注云，詩伐檀章，漣猗，熹平石經作漣兮，又莊子德充

符，而我猶爲人猗。猗亦猶兮也。

補『活』字條 生也，孟子離婁，自作孽，不可活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又通作道，說苑，敬慎，引書曰，自作孽，不可道。

訂『湯鵬』條，罷回戶部員外郎，轉郎中，病卒，按湯鵬係因狂飲大黃湯而卒，非病卒也，曾國藩祭湯海秋文云，一呷之藥，椽我天民，卽指此也。

補金字條『金壺七墨』，清人黃鈞宰著，一筆記體之小說也。

補江字條『江浙校士錄』清人黃漱蘭，哀集課士之作也，頗注意古學，有阮文達之風焉。

補『虞字』條 按此條下宜注云，虞又與吳通，毛詩，不吳不敖，史記，作不虞不驚，石鼓，虞人，作吳人，金石款識，載周完簠

銘曰，衆吳衆牧，阮元云，吳亦古虞字，衆吳衆牧，卽虞人牧人也，商董武鐘銘云，用吳疆，錢獻之曰，古虞字，周然睽敵，吳師，亦卽虞師也，劉昭續漢志，大陽有吳山，上有虞城，杜預曰，虞國也，帝王世紀，舞嬪于虞，虞城是也，亦謂吳城，秦昭王代魏取吳城，卽此城也，後漢書注，商人杜吳殺莽，三輔舊事曰，屠兒杜虞手殺莽，東觀記，亦作杜虞。

補『仲虞』條 亦作吳仲，左傳僖公五年，虞仲，史記亦作虞仲，而吳越春秋則作吳仲。

訂『降』字條 按降古音洪，見唐韻正，余謂降古音宜讀如工，顧氏炎武之說，實未得其朔也。

補『降』字條 此條下宜注云，降古又與隆通，書大傳，隆谷

，鄭注曰，隆讀厯降之降，齊策，歲八月降雨下，風俗通義，祀典，降作隆。

補『白虎通義』條 此條下宜增注云，清人盧文昭氏校本頗佳。

補『郃』字條 國名，史記周本紀，舜棄於郃，索隱，即詩生民，有郃家室是也，郃卽齋，古今字異耳，按此下宜補注云，漢郊祀志后稷封齋，注，齋讀如郃，地理志，后稷封齋，師古曰，齋讀曰郃，劉昭續漢志，郃有郃亭，史記曰，封棄於郃，徐廣曰，今齋鄉。

補『罕』字條 下宜注云，罕又與軒通，二字古同聲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春秋昭公元年，鄭罕虎，定公十五年，鄭罕達，公羊作



軒。

補『有庠』條 古地名，舜弟象不仁，舜封之於此。見孟子萬章，按漢書鄒陽傳，作有卑，昌安王傳，又作有鼻，余按此下宜補云，白虎通則作有比。

訂『吾吾』條 國語。晉語，暇豫之吾吾，不如烏烏，注，吾讀如魚，按注說徒成贅語，吾讀如字即可，以魚字古亦讀如吾也，漢書，武帝瓠子歌曰，吾山平兮鉅野溢，注，吾山，卽魚山也，

補『鬻子』條 書名，凡一卷，舊題周鬻熊撰。按此下宜補注云，唐逢行珪所上也。

補『封神傳』條 明代神怪小說，一百回，不題撰人，（日本有明刊本，題許仲琳編，凡一百二十回，）按此下宜補云，近人胡

適，孫楷弟，治曲籍，始發見無名氏『傳奇彙考』中，有順天時解題，稱封神傳係陸長庚所作。長庚名四星，近人柳存仁曾爲文以考之，姑錄之以備一說。

補『並』字條 此下宜補云，並古又通作普，漢中嶽泰室闕銘，並天四海，莫不蒙恩，並天，即普天也，普並古同聲。

補池字條『池上草堂筆記』又名勸戒錄，清梁恭辰作。所記皆因果報應之故事，惟迷信之色彩太濃。

訂『人間世』條 王先謙集解云，人間世，謂當世也，事暴君，處汙世，出與人接，無爭其名，而晦其德，此善全之道，末引接輿歌云，來世不可待也，往世不可追也，接待下多一也字，此句應作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，葵園氏之集解，由誤記而多一也字

，而辭海編者，直錄人間世篇之解題，未暇一檢原書，遂致仍有此誤耳。

補受字條『受殮』，僖公二十三年左傳，乃饋盤殮，寘璧焉。公子受殮反璧。

補『乎』字條 猶於也。孟子萬章，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，按此下宜補云，禮，中庸在下位不獲乎上，孟子作不獲於上，又陸氏釋文，見乎，一本乎作於，又周易聖人之情見乎辭，而論衡佚文則云，孝武之時，詔百官對策，董仲舒策文最善，使郎吏上奏，劉子駿章尤美，美善不空，才高知深之驗也，易曰，聖人之情見於辭，又後漢紀十五殤帝紀，詔曰，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，又云，聖人之情見於辭，此皆乎於二字互用之證也。

補『焉』字條 安也，何也。論語公冶長，棖也慾，焉得剛；按此下宜補云，古亦通安，說文引孟子，汝安能浼我，今孟子則作爾焉能浼我，毛詩焉得萱草，言樹之背，初學記引焉作安，焉安二字，同爲喉音，故相通。

補『日角』條 額上之骨隆起如日者，謂之日角。後漢書光武帝紀，光武隆準日角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日角亦作日祿，盧文昭校本白虎通云，伏羲日祿衡珠，大目山准龍狀，作易八卦以應樞，御覽七十八引援神契曰，伏羲氏日角衡連珠，此日祿卽日角，又按角爲牙音，見母字，祿則半舌音，而半舌之字，有由牙音轉入者，如路涼等字，皆來母也，而路從各聲，涼從京聲，各京則皆牙音見母字也，又如角里先生，苟悅漢紀，則作祿里。

補『歸休』條 促人返駕之辭，莊子逍遙遊，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呂氏春秋求人作歸已君乎，是歸休與歸已意同也。

補『于』字條 用於語末者，表疑問，猶乎也，呂氏春秋審應，然則先王聖于，按此下宜補注云，于乎二字同爲喉音，古通用，莊子人間世，不爲社者，且幾有翦乎，釋文，乎，崔本作于，列子黃帝篇，今女之鄙至此乎，釋文乎本又作于，論語爲政，孝于（漢石經殘碑作于，皇侃本同）惟孝，釋文孝于，一本作孝乎，白虎通五經篇引作孝乎，斯皆于乎相通之證也。

補『婁』字條 『婁瞞』帝王世紀，堯時厨中自生肉脯，薄如

霎，搖鼓則生風，使食寒而不臭，名曰霎脯。

補『萬年枝葉』條 三體唐詩注，宋徽宗興畫學，嘗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，時無中程者，或密問中貴，答曰，冬青木也，謝朓詩，風動萬年枝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唐書，太宗於後池，對新月置酒，召學士盧多遜賦詩，遜請韻，帝曰，用兒字，其詩云，太液池邊看月時，好風吹動萬年枝，誰家玉匣新開鏡，露出清光些子兒，帝大賞。

補伏字條 『伏不鬪』後漢書，自伏生已後，世傳經學，清靜無競，故東州號伏不鬪云。

補『可人』條 禮雜記，管仲遇盜，取二人焉，上以爲公臣，曰，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，疏，可人也者，謂其性行是堪可之人

也，陳師道詩，客有可人期不來。按此下宜補云，唐司空圖詩品，可人如玉。

補『商容』條 商紂時大夫，周武王克商，表其閭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文子上德曰，老子學于常樅，說苑敬慎作樅。藝文志作從。

補『夜光』條 月也，楚辭天問，夜光何德，死則又育，洪興祖補注，引博雅云。夜光，謂之月，按此下宜再引淮南子云，月，一名夜光。

補『細柳』條 地名，史記絳侯世家，以亞夫爲將軍，軍細柳，按此下宜補引淮南子云，日入崦嵫，經於細柳。

補『金枝玉葉』條 喻貴族，六帖，金枝玉葉，帝王之子孫也，按此下宜引古今注云，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常有五色雲氣

，金枝玉葉，止於帝上，有花葩之象，故因作華蓋也。參華蓋條。

補胎字條『胎養穀』後漢書章帝紀，令諸懷妊者，賜胎養穀，人三斛。

訂『維』字條 漢書古今人表，有舜友維陶，爲維姓之始，按此一名詞，宜先引呂氏春秋。呂氏春秋本生，舜時雄陶，路史後紀十二注云，雄字作維，隸轉失之。

補『續』字條 舜七友，有續牙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呂氏春秋本位作續耳，尸子韓子則作牙，人表作身，耳身皆形近之訛也，

訂『碧血』條 莊子外物，萇弘死於蜀，藏其血，三年而化爲碧，按釋文引呂覽，作化爲碧玉。

補『空桑』條 古地名，按此下宜補歸藏易云，空桑之蒼蒼，



八極之既張，

補『申胥』條 按申胥之爲伍子胥，宜引國語及越絕書爲證。

補魚字條『魚紫魏略』。

補『齊諧』條 人名，莊子逍遙遊，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按此下宜補云，列子作夷堅，近人馬叙倫氏，謂夷堅卽齊諧。

訂『當路』條 孟子公孫丑，夫子當路于齊，按于字宜作於。

補『不周』條 按不周山，除引淮南，山海經外，尙宜引及列子，以列子雖僞書，然亦不得謂非古書之一也。

補鍊字條『鍊珍』，清異錄，段文昌丞相，精饌事，第中庖所，榜曰鍊珍堂，在途號行珍館。

訂『史記』條 按此條下宜云，原名太史公書，或太史公記，

曰史記者，簡詞也。

訂『角里』條 資暇錄，漢四皓，其一號角里，角音祿，今多以角音呼，乖也，按角祿二字，古音相通，參本篇日角一條。

補改字條，『改水』，後漢書禮儀志，日夏至，禁舉大火，止炭鼓鑄，消石冶，皆絕止，至立秋如故事，是日浚井改水，日冬至，鑽燧改火云。

補懲字條 『懲父山』後漢書郡國志，祝其有羽山，劉昭注，俗謂此山爲懲父山。

補粉字條 『粉水』後漢書郡國志，粉水，劉昭注，華陽國志曰，有清水穴，巴人以此爲粉，則膏澤鮮芳，因名粉水。

補『步父』條，按此條下宜補後漢書劉昭注云云，通俗文曰，

箭箠謂之步叉。

補『丹青』條 按此條下宜補云，後漢書公孫述傳，陳言禍福，以明丹青之信。注，楊子法言曰，王者之言，炳若丹青。

補『豎刁』條 春秋齊人，爲齊桓公寺人，甚見寵任，後桓公卒，與易牙開方，同亂齊國，按此下宜注云，刁亦作刀，呂覽貴公，行私阿所愛，用豎刁而蟲出於戶，畢校云，刀本有貂音，後人始作刁字，今從古，又黃本正作刀。

訂『楚弓楚得』條 家語好生，楚王出遊，亡烏皞之弓，左右請求之，王曰已之，楚王失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之，按家語係王肅僞作，此則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貴公云，荆人有遺弓者，而不肯索，曰，荆人遺之，荆人得之，又何索焉。

訂『金穴』條，後漢書郭皇后紀，況遷大鴻臚，帝賞賜金錢縑帛，豐盛莫比，京師號況家爲金穴，按此條出於東觀漢紀，宜先引。

補秀字條，『秀色可餐』，陸機艷歌行，鮮膚何潤，秀色若可餐。

補『巨靈』條，大神也，晉書左貴嬪傳，峨峨華嶽，峻極泰清，巨靈導流，河瀆是經，趙彥昭登麗山詩，河看大禹鑿，山見巨靈開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漢武故事，東郡送一短人，長七寸，名巨靈。

訂『不勝衣』條，極言體弱，不能任衣之重也，蘇軾詩，沈郎清瘦不勝衣，按此條宜先引荀子，荀子非相篇，葉公子高微小短瘠，行若將不勝其衣然。

補桃字條『桃萊』，後漢書馮衍傳，內無鉤頸之禍，外無姚萊

之利，注，臣賢按，謝息得桃邑萊山，故言無桃萊之利也。

補酒字條『酒車』，後漢書班彪傳，陳輕騎以行魚，騰酒車而斟酌，

補文字條『文君』後漢書張衡傳，交君爲我端着，注，文君文王也。

補班字條『班草』，後漢書逸民傳，陳留張升，去官鄉里，道逢友人，共班草而言。

補『健步』條 按此下宜再引杜甫詩云，安得健步移遠梅。

補談字條『談風月』，南史徐勉傳，勉居選官，常與門人夜集，客有虞蒿求詹事五官，勉正色曰，今夕止可談風月。

補梨字條『梨花雲』，王建夢梨花詩，落落漠漠路不分，夢中

喚作梨花雲。

補偃字條『偃蓋』，抱朴子，玉策記曰，千年松如偃蓋，北齊魏收庭栢詩，古松圖偃蓋。

補『青龍』條 按此下宜注云，又馬名，呂氏春秋，伊尹說湯曰，天子不得至味，故須青龍之疋，遺風之乘，高誘注曰，皆馬名也，（此據初學記所引，今呂覽作，馬之美者，青龍之匹，遺風之乘）。

訂『遼東豕』條 引後漢書朱浮傳，按宜先引東觀漢紀，東觀漢紀云，朱浮與彭寵書，責之曰，伯通自伐，以爲功高天下，往時遼東有豕生白頭，異而獻之，行至河東，見羣豕皆白，懷慙而還，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庭，則爲遼東豕也，

訂『埋輪』條 引後漢書，按宜先引司馬彪續漢書。續漢書曰，漢安帝元年，遣八使巡行風俗，張綱埋其輪於洛陽都亭，曰，豺狼當路，安問狐狸，

補『永巷』條 漢時宮中長巷，以幽閉有罪宮女，見三輔黃圖，按此下宜補引漢書，漢書曰，呂后爲皇太后，乃令永巷囚戚夫人，

補『城』字條 按此條下宜補引云，淮南子，鮟作城，吳越春秋，鮟築城以衛君，

補白字條『白門樓』，魏志，呂布敗，乃登白門樓，圍之急，布下降，遂生得布，按白門樓在下邳，

補『市井』條 按此下又宜補引風俗通，風俗通曰，市亦謂之

市井，言人至市，有所鬻賣者，當於井上洗濯，令香潔，然後到市也。

補『鶴舞』條 按此條又宜補引吳越春秋，吳越春秋曰，吳王闔有女，怨王先食蒸魚，乃自殺，闔廬痛之，葬於邗西昌門外，乃舞白鶴於吳市，令萬人隨觀。

補『十二樓』條 按此下宜補云，又清人李笠翁所著小說名，內分合影樓，奪錦樓，夏宜樓，拂雲樓等等，共十二篇。

補相字條『相雨書』，唐人黃子發撰。

訂『奪席』條 引後漢書儒林傳，按宜先謝承引後漢書，謝承後漢書云，戴憑，字次仲，正旦朝賀，帝令羣臣說經，義有不通者，輒奪其席，以益通者，憑重五十席。



補『畫虎類狗』條 按引後漢書馬援傳後，宜再引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，以孔璋之才，不閑詞賦，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，譬畫虎不成，反爲狗也。

訂『投筆從戎』條 引後漢書班超傳，按宜先引東觀漢紀，東觀漢紀云，班超家貧，投筆歎曰，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，立功異域封侯，安能久事筆硯乎。

補奪字條『奪筆硯』謝承後漢書曰，楊班爲荊州刺史，趙凱橫奏檻車徵，奪其筆硯。

補嚼字條『嚼墨』葛洪神仙傳曰，班孟不知何許人也，嚼墨一噴，皆成字，竟紙，各有意義。

補『墨山』條 水經丹水注，黃水北有墨山，山石悉黑，縑彩

奮發，黝焉若墨，故謂之墨山

補『龍泉』條 清一統志云，浙江省龍泉縣南，有水曰龍淵，唐時避高祖諱，改曰龍泉，宋又改曰劍池湖，相傳歐冶子嘗鑄劍於此，按此宜補云，越絕書，龍淵，徐堅初學記引，則作龍泉，又郭元振古劍歌云，良工鍛鍊經幾年，鑄得寶劍名龍泉。

補『烏號』按引淮南子下，宜補曰，又韓詩外傳云，齊景公使人爲弓，弓人之妻曰，此弓者，泰山南烏號之柘，燕中之角，荆麋之弭，河魚之膠，四物者，天下之精材也

補鏤字條『鏤衢鞍』，三輔決錄，平陵公孫奮，富聞京師，梁冀知奮儉慙，以鏤衢鞍遺奮。

補鴨字條『鴨頭船』，吳志，太傅諸葛恪，制爲鴨頭船。

補『火井』條 引文選左思蜀都賦注後，宜再補引曰，劉敬叔異苑，臨邛有火井。

補豬字條『豬肝』，東觀漢紀，閔仲叔客居安邑，老病，家貧不能置肉，日買一斤豬肝。

補『六親』條 引漢書買誼傳，及王益吾漢書補注，按此外宜補云，呂氏春秋亦作六戚，論人，何謂六戚，父母兄弟妻子。

訂『鏤冰』條 史通，鏤冰爲壁，不可用也，黃庭堅詩，鏤冰文章費工巧，按此條宜先引鹽鐵論，鹽鐵論殊路云，內無其質，而外學其文，若畫脂鏤冰，費日損工，按該書畫脂鏤冰一條，引鹽鐵論，此則否，以編者非一人，故不能互相照顧耳。

補『碧翁翁』清異錄，出家謂曰爲黃綿襖子，謂天爲碧翁

翁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惠帝不善詩，時爲俳諧語，詠天詩曰，高平上監碧翁翁。

補「金粟」條 桂花之異稱，見格物叢話，蓋以其色黃似金，花如粟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顧阿瑛詩，金粟霏霏下如雨，

補魚字條 「魚鱗」，著三國典畧。

補漢字條 「漢官儀」應劭著。

補「玉羊」條 瑞應圖，玉羊，瑞器也，王者鍾律調和，五聲當節，則玉羊見，按此下宜補云，韓詩外傳，魯哀公使人穿井，三月不得泉，得一玉羊，哀公甚懼，孔子曰，聞水之精爲玉，土之精爲羊，此羊肝乃土爾，哀公使人殺羊，其肝卽土也。

補負字條 「負缶」，說苑，衛有五丈失，負缶入井灌韭，終日

一區。

補『以字』條 按此條下宜注云，又與用字通，尙書呂刑篇，報虐以威，論衡遣告篇引，作用威，詩桑柔篇，逝不以濯，墨子尙賢篇，作鮮不用濯，板篇，勿以爲笑，荀子大畧篇引，作勿用，以用二字，爲噏母雙聲。

補『列禦寇』條 按此條下宜補云，漢書藝文志，列子八篇，名圍寇，圍禦聲通，地理志，禹貢朱圉山，在冀縣南梧中，屬天水郡，師古曰，讀與圍同。

補『哀』字條 憐也，愛也，呂氏春秋報更，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淮南說林訓，各哀其所生，高注，哀猶愛也。

補『大室』條 按此條下宜補云，大室亦作世室，以世字古讀舌頭音，與大通也，春秋之世子，傳作太子，論語之世叔，左氏傳作大叔，皆其證。

補『奪』字條 按此下宜補云，又亂也，論語陽貨篇，惡紫之奪朱也，而孟子盡心篇則云，惡紫，恐其亂朱也。

訂『師襄』條 春秋魯樂官，家語辯樂，孔子學琴於師襄子，師襄子曰，吾雖擊磬爲官，然能於琴，按家語係王肅僞作，此條宜先引韓詩外傳，韓詩外傳云，孔子學琴於師堂子，曰，丘得其意，未得其人，有問曰，丘已得其人矣，未得其類也，師堂卽師襄。

補『戴』字條 周國名，按此下宜補云，與載通，左氏傳隱公十年，伐戴，公羊穀梁，則作伐載。

補「有庠」條 漢書鄒陽傳作有卑，按此下宜補云，白虎通封公候篇，則作有比。

訂「柳宗元」條 有柳河東集，及龍城錄等書，按龍城錄一條，既言及係王銍僞作，則此下似宜添注云，參龍城錄，又四庫全書總目云，增廣註釋音辯柳集，其本以宗元本集外集，合而爲一，分類排次，已非劉禹錫所編之舊，而不收王銍僞龍城錄之類，則尙爲謹嚴。

補「而」字條 按此條宜補云，又與之字通。荀子勸學篇。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，梁啟雄荀子柬釋，引久保愛之說曰，方放倣通，與禮記哲人其萎，則吾將安放之放同，集韻，方效也，之與而通，禮記惡夫涕之無從，家語之作而，論語恥其言而過其行，皇侃本

而作之之類是也，英華又按潛夫論引論語此句，亦作恥其言之過其行，則之而二字，古可相通也。

補『茂』字條 通懋，勉也，按此下宜注云，尙書堯典篇，惟時茂哉，史記五帝紀，作維是勉哉。

補『降』字條 按此下宜注云，又與隆通，書大傳，隆谷，鄭注曰，隆讀如厖降之降，又齊策，歲八月降雨下，風俗通義，祀典篇，降作隆。

訂『維』字條 漢書古今人表，有舜友維陶，按宜先引尸子。尸子云，舜得六人，其一曰維陶。

補『風師』條，風俗通義，又引楚辭說云，飛廉風伯也，按此下宜注曰，飛廉亦作風廉，說文云，兼，從禾兼聲，讀若風廉之廉。



訂『桀犬吠堯』條 文選鄒陽獄中上吳王書，桀之犬，可使吠堯，而跖之客，可使刺由；又史記淮陰傳，跖之狗吠堯，堯非不仁，狗固吠非其主，按此宜先引國策，齊策，貂勃曰，跖之狗吠堯，非貴跖而賤堯也，狗固吠非其主也。

補短字條『短後之衣』莊子，說劍，短後之衣，又張協七命，輿臺笑短後之服。

補『法言』條 孝經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，按宜再引莊子人間世，人間世云，故法言曰，無遷令。

訂『賊星』條 淮南子，原道，虹蜺不出，賊星不行，注，賊星，妖星也，劉文典集解，按御覽七十七，引許注云，五星逆行，謂之賊星也，余謂此條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音理篇云，有賊

星，有鬪星，有寶星。

補『揚推』條 猶言約略，漢書叙傳，揚推古今，王先謙補注，引王念孫曰，揚推，猶辜榘也，廣雅釋訓，揚推，都凡也，揚推古今，猶約略古今。文選左思蜀都賦，請爲左右揚推而陳之，猶言約畧而陳之也。按此揚推古今，卽約畧陳述古今之意，又揚推，亦作揚較，漢書古今人表，張晏注，略舉揚較，以起失謬，王念孫謂較與推同，或謂之大較，韓非子有揚推篇，今本多誤爲揚權，按此下宜再補引莊子云，可不謂有大揚推乎。

補『不借』條 麻履也，方言，絲作之者謂之履，麻作之者謂之不借，釋名，釋衣服，齊人草履曰扉，扉皮也。以皮作之，或曰不借，言賤易，宜各自蓄之，不假借人也。中華古今注，不借，

草履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齊民要術，又作不惜。

補宋字條『宋榮子』，莊子逍遙遊，而宋榮子猶然笑之，按俞樾莊子人名考曰，司馬季云，宋國人也，崔云，賢者也，按天下篇云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宋鉞尹文，聞其風而悅之，未知卽此人否，荀子非十二子篇，以墨翟宋鉞同稱，天論篇，宋子有見於少，無見於多，楊倞注曰，宋子名鉞，宋人也，與孟子同時，則以爲卽孟子之宋鉞矣。

補『餘』字條 按此下宜補云，越絕書，越人謂鹽曰餘。

補『餘子』條 按此條宜補云，又俞樾謂餘子乃晉官名，宣二年左傳，所謂又宦其餘子，亦爲餘子，是也，呂氏春秋離俗覽，有平阿之餘子，高注曰，餘子官氏也。

補田字條『田駢』莊子天下篇，田駢，按俞樾莊子人名考，釋文云，齊人也，游稷下，著書十五篇，慎子云，名廣，按漢書藝文志，道家，田子二十五篇，名駢，齊人，游稷下，號天口，呂氏春秋不二篇，陳駢貴齊，卽田駢也。

補『璞』字條 按此下宜補云，秦策，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。

補『糲』字條 知央切，音張，陽韻，食米也，見說文新附，禮，王制，五十異糲，按古書每與糧通用，因有謂糲卽糧之異文者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楚辭，哀時命，日飢饉而絕糧，注云，糧，一作糲，又釋言，郭注，糲，江東通言糲。

補『笠篋』條 按此下條宜補引釋名云，笠篋師延所作。

補『笙』字條 按此下宜補引世本曰，隨作笙。

補如字條 『如平生歡』東觀漢記·夢先帝太后，如平生歡。

補五字條 『五行並下』辭海既列十行俱下一條矣，則五行並下，似宜增入，按謝承後漢書·應奉讀書，五行並下。

補嗽字條 『嗽酒』，葛洪神仙傳，欒巴者，蜀都人也，徵入爲尙書，正朝大會，欒巴得酒不飲，面西嗽之，有司奏巴大不敬，詔問巴，巴謝曰，臣本縣都市失火，臣故嗽酒爲雨滅火，非敢不敬。

補『草茅』條 謂在野也，儀禮，士相見禮，在野則曰草茅之臣。按此下宜補引國策，趙策云，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。

補知名字條 『知名』國策·秦策·趙之豪傑，得知名不少。

補食字條 『食不甘味』齊策·秦王恐之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又漢書司馬遷傳，主上爲之食不甘味。

訂『羊腸條』條 史記魏世家，魏伐趙，斷羊腸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。周策曰，卽趙羊腸以上危，又韓策，趙聞之，起兵臨羊腸，

補『逆鱗』條 韓非子說難。夫龍之爲蟲也，可狎而騎也，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，若人有嬰之者，則必殺人，人主亦有逆鱗，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，則幾矣，按此下宜再引國策，燕策，奈何以見陵之怨，欲排其逆鱗哉。

補『默識』條 按引後漢書禰衡傳外，宜再引陳壽益都耆舊傳曰，趙閔，字溫柔，幼時讀尙書，默識其音句。

訂『洗兵』條 魏武帝兵要，大將將行，雨濡衣冠，是謂洗兵，梁簡文帝詩，洗兵逢驟雨，送陳出黃雲，按此條宜先引說苑，說苑云，風霽而乘以大雨，散直生又諫曰，此非妖歟，王曰，非也，

天洗兵也。

補『傾蓋』條 後漢書朱穆傳，紵衣傾蓋，彈冠結綬之夫，遂其好，注，孔叢子，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，傾蓋而語，按此下宜補引韓詩外傳曰，孔子遇齊程木子於郊郊之間，傾蓋而語。

訂『五里』霧條 東漢張楷，性好道術，能作五里霧，見後漢書張楷傳，按此條宜先引謝承後漢書，謝承後漢書曰，張楷字公超，能作五里霧，時關西人裴優，亦作三里霧。

訂『高禘』條 同郊禘，祀之以祈嗣者也，禮月令，以大牢祠於高禘，注，高辛之世，玄鳥遺卵，娥簡吞之，而生契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，而立其祠焉，變媒言禘者，神之也，按月令出於呂氏春秋，似宜先引，呂氏春秋曰，仲春之月，玄鳥至之日，以太牢祠于

高禘。

補環字條『環鑪』。桓譚新論，漢中送王仲都至，夏大暑日，使暴坐，又環以十鑪火，不言熱，而身不汗出。

補溫字條『溫席』。干寶搜神記，羅威，字德行，少喪父，事母至孝，母年七十，天大寒，常以身自溫席。

訂『樂禍』條。謂以禍變爲可樂也，文選·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，獯狻鋒協，好亂樂禍，按此條宜先引國語，周語，鄭厲公見虢叔曰：吾聞之司寇行戮，君爲之不舉，而况敢樂禍乎。今吾聞子積歌舞不思憂，夫出王而代其位，禍孰大焉，臨禍忘憂，是謂樂禍，禍必及之，又辭海有幸災樂禍一條，引及左傳，尙爲能得其朔，惟子積樂禍之事，見於左傳，亦見於國語，皆宜引及。



補『萬方』條 猶言萬國，書湯誥，誕告萬方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周語引湯誓曰，余一人有辜，無以萬夫，萬夫有罪，在余一人，呂氏春秋，順民，余一人有罪，無及萬夫，萬夫有罪，在余一人，論語則作萬方，乃知萬方二字，猶言萬夫，萬民矣。

補『幽憂』條 莊子讓王，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曰，以我爲天子，猶之可也，雖然，我適有幽憂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，按此事又見呂氏春秋貴生，亦宜引及。

補『錦衣』條 詩秦風，蒹葭，錦衣狐裘，傳，錦衣，采衣也，陳奐傳疏，錦衣狐裘，唯諸侯在天子朝廷，君臣同服之衣，書大傳云，命於其君，得命衣駢錦，未有命者，不得衣，是錦衣爲貴顯之服矣，按此下宜補引云，呂氏春秋，貴因，墨子見荆王，錦衣吹

笙，因也。

訂『一鳴驚人』條 史記滑稽傳，王曰，此鳥不飛則已，一飛冲天，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，按此事出於呂氏春秋，宜先引，次再引史記，呂氏春秋重言，是鳥雖無飛，飛將冲天，雖無鳴，鳴將駭人。

訂『掣肘』條 牽掣留難曰掣肘，梁武帝敕，廉平掣肘，實爲異事，按此條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具備，宓子賤治亶父，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，將辭而行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，與之俱至於亶父，邑吏皆朝，宓子賤令吏二人書，吏方將書，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，吏書之不善，則子賤爲之怒。

訂『涉血』條 喋血也，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，朱鮪涉血於友

于，注，涉與喋同，按此一名詞，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期賢篇，履腸涉血，無罪之民，其死者量於澤矣。

訂『秋駕』條 淮南子道應，中夜夢受秋駕於師，按此條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博志，尹儒學御，三年而不得焉，苦痛之，夜夢受秋駕於其師，明日往朝，其師望而謂之曰，吾非愛道也，恐子之未可與也，今日將教子以秋駕，尹儒反走，北面再拜曰，今昔臣夢受之，先爲其師言所夢，所夢固秋駕矣。

補『曠日持久』條 國策，趙策，今得強趙之兵，以杜燕將，曠日持久數歲，按此下宜補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貴當，齊人有好獵者，曠日持久而不得獸。

補納字條『納履』，韓詩外傳，振襟則肘見，納履則踵決。

補『白駒過隙』條 禮三年問，三年之喪，二十五月而畢，若駟之過隙，莊子知北遊，人生天地間，若白駒之過郤，忽然而已，按此下宜再引韓詩外傳曰，二親之壽，忽如過隙。

補『酒池』條 六韜，積糟爲丘，以酒爲池，新序刺奢，桀作瑤臺，罷民力，殫民財，爲酒池糟隄，縱靡靡之樂，按此下宜補云，韓詩外傳所載畧同。

補彈字條『彈鳴琴』韓詩外傳，子賤治單父，彈鳴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單父治。

補『愛屋及鳥』條 尚書大傳，大戰，愛人者，愛其屋上之鳥，按此下宜補云，韓詩外傳，太公曰，愛其人，及屋上鳥，亦見說苑。

訂『持滿』條 稽康答難養生論，在上何得不驕，持滿何得不溢，按此條宜先引韓詩外傳，韓詩外傳曰，子路曰，敢問持滿有道乎，孔子曰，持滿之道，抑而損之。

補『立錐』條 漢書枚乘傳，舜無立錐之地，以有天下，又食貨志，富者田連仟伯，貧者亡立錐之地。按此下宜補云，立錐亦作置錐，韓詩外傳云，彼大儒者，雖隱居窮巷陋室，無置錐之地，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。

補秋字條『秋蓬』，晏子春秋，譬之猶秋蓬也，孤其根而美枝葉。秋風一至，根且拔矣。

補金字條『金壺』，晏子春秋，公遊於紀，得金壺。

補『揮汗成雨』條 引國策之後，宜補云，亦見晏子春秋。

補納字條『納書』，晏子春秋，晏子病將死，繫楹納書焉。

補『牛山』條 按引孟子之後，宜補云，亦見晏子春秋。

補隰字條『隰朋』，國語，齊語，唯能用管夷吾，寧戚，隰朋，賓胥無，鮑叔牙之屬，而伯功立，又呂氏春秋，貴公，勿已，則隰朋其可乎，隰朋之爲人也，上志而下求，醜不若黃帝，而哀不已若者，其於國也，有不聞也，其於物也，有不知也，其於人也，有不見也，勿已，則隰朋可也。

補『網開三面』條 帝王世紀，湯出，見羅者，方視曰，從天下者，從地出者，四方來者，皆入吾羅，湯曰，嘻，盡之矣，乃命解其三面，而置其一面，按此下宜再補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異用

方來者，皆離吾網，湯曰，嘻，盡之矣，非桀其孰能爲此也。湯收其三面，置其一面，更敎祝曰，昔蛛蝥作網罟，今之人學紆，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，吾取其犯命者。

補納字條『納肝』，呂氏春秋，忠廉，翟人至，及懿於榮澤，殺之，盡食其肉。獨舍其肝，弘演至，報使於肝畢，呼天而嘯，盡哀而止，曰臣請爲祿，因自殺，先出其腹實，內懿公之肝，亦見劉向新序。

訂『吐哺握髮』條 史記，魯世家，周公戒伯禽曰，我於天下亦不賤矣，然我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猶恐失天之賢，按此條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謹聽，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，一食而三起，以禮有道之士。

訂『燕雀處堂』條 孔叢子，先人有言，燕雀處堂，子母相哺，煦煦然其相樂，自以爲安矣。竈突炎上，棟宇將焚，燕雀顏不變，不知禍之及已也。按此條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，諭大，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，子母相哺也，媁媁焉相樂也，自以爲安矣。竈突決，則火上焚棟，燕雀顏色不變，是何也，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。

補擇字條 『擇菜』，呂氏春秋·慎人·孔子弦歌於室，顏回擇菜於外。

補『脣亡齒寒』條，左傳僖五年，晉假道於虞以伐虢，宮之奇諫曰，虢虞之表也，虢亡，虞必從之，諺所謂輔車相依，脣亡齒寒者，其虢虢之謂也，又哀八年，夫魯齊晉之脣，脣亡齒寒，君所知也。按此下宜補云，呂氏春秋作脣竭而齒寒，國策作脣揭齒寒。



補『佚女』條 離騷。見有娥之佚女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呂氏春秋音初，有娥氏有二佚女。

補『於菟』條 按引左傳後，宜補云，漢書叙傳則作於釋。

補陳字條『陳人』 莊子寓言，是之謂陳人。

補『虎口』條 按引莊子盜跖篇後，宜再補引國策云，今秦四塞之國，譬若虎口，而君入之，則臣不知君所出矣。

補前字條『前倨後恭』 國策，嫂何前倨而後卑也，史記作前倨後恭。

補『交臂』條 按引文選莊子而外，宜再補引國策曰，魏不能支，交臂而聽楚。

訂『武夫』條 石似玉者，亦作玳玳，砮砮，漢書董仲舒傳，

猶武夫之與美玉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魏策云，武夫類玉。

訂『嫁禍』條 史記趙世家，是欲嫁禍於趙也。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魏策云，夫虧楚而益魏，攻楚而適秦，內嫁禍安國，此善事也。

補『折節』條 管子霸言，折節事彊以避罪，小國之形也，史記張儀傳，乃使勇士至宋，借宋之符，北罵齊王，齊大怒，折節而下秦，按此外宜再補引國策，國策云，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。

訂『三人成虎』條 國策魏策，三人成虎，十夫揉椎，衆口所移，無翼而飛，按所引非魏策，魏策云，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，謂魏王曰，今一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，王曰否，二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，王曰，寡人疑之矣，三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，王曰。寡

人信之矣。龐葱曰，夫市之無虎明矣，然而三人言而成虎。

補鼠字條，『鼠首』，今有人謂臣曰，入不測之淵，而必出，不出，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，臣必不爲也。

訂『抱薪救火』條 史記魏世家，且夫以地事秦，譬猶抱薪救火，薪不盡，火不滅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魏策云，以地事秦，譬猶抱薪而救火也，薪不盡，則火不止。

訂『冠蓋』條 史記平準書，使者分部護之，冠蓋相望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魏策，魏使求救于秦，冠蓋相望，告弊邑甚急。

補『口實』條 除引易及書仲虺之誥外，尙宜補引國語，楚語云，使無以寡君爲口實。

補『首領』條 按引左傳而外，宜補引國語，楚語云，若得保

首領以沒。

訂『杜門』條 漢書王陵傳，陵怒，謝病免，杜門竟不朝請，按此條宜先引國語，楚語云，杜門不出。

補羣字條『羣萃州處』，國語，齊語，令夫士羣萃而州處。

訂『羣輕折軸』條 史記張儀傳，積羽沈舟，羣輕折軸，按此條亦見國策魏策，宜先引。

補『飲中八仙』條 唐李白賀知章等八人，并善飲，杜甫爲作飲中八仙歌，按此下宜補云，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，范正撰李太白墓碑云，時人以公及賀監，汝陽王，崔宗之，裴周南等八人，爲酒中八仙。按子美飲中八仙歌，無周南名，蓋傳聞異辭，唐書李白傳，載酒八仙人姓名，與杜詩同。

補『少廣』條 九章算術之一，按此條宜補云，清代洪頤煊氏，謂少廣疑步廣之訛。

補伏字條『伏茵』漢舊儀，侍中左右近臣，見皇后如見帝婕妤，行則對壁，坐則伏茵。

補『侍講』條 東漢靈帝時，命楊賜劉寬，侍講于華光殿，侍講之稱始此，按此下宜補云，魚豢魏畧，董遇字季直，獻帝時，爲黃門侍郎，朝夕侍講焉。

補乘字條『乘高車』東觀漢記，郭丹字少卿，從師長安，買符入函谷關，乃慨然而歎，丹不乘使者車，不出此關，既至京師，嘗爲都講，更始二年，爲諫議大夫，持節歸南陽，自去家十三年，果乘高車。

訂『白筆』條 晉書輿服志 笏者，有事則書之，故常簪筆，今之白筆，是其遺象，按此條宜先引魏略，魏略曰，帝嘗大會殿中，御史簪白筆，側階而坐。

補蹋字條『蹋百草』，荆楚歲時記曰，四人並蹋百草。

補『捫蝨』條 晉書王猛傳，桓温人關，猛被褐而詣之，一面談當世之事，捫蝨而言，旁若無人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崔鴻前燕錄。

補『飲羽』條 呂氏春秋，精通，養由基射兕，中石，矢乃飲羽，新序雜事，楚熊渠子夜行，見寢石，以爲伏虎，關弓射之，滅矢飲羽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又見韓詩外傳。

補流字條，『流鄭』桓譚新論，夫不剪之屋，不如阿房之宮。

不琢之椽，不如磨礱之桶，玄酒不如蒼梧之醇，控揭不如流鄭之樂。

補八字條『八闋』，呂氏春秋，古樂，昔葛天氏之樂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，一曰載民，二曰玄鳥，三曰遂草木，四曰奮五穀，五曰敬天常，六曰達帝功，七曰依帝德，八曰總禽獸之極，

補『重瞳』條 史記項羽傳贊，吾聞之周生曰，舜目蓋重瞳子，又聞項羽亦重瞳子。按此下宜補云，春秋元命苞，舜重瞳子。

補几字條『几遠』，莊子人間世，伏羲几遠之所行終，而况散焉者乎，成云，几遠，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。

補抱字條『抱甕』，莊子天地，子貢南遊於楚，反於晉，過漢陰，見一丈人，方將爲圃畦，鑿隧而入井，抱甕而出灌。

補『天孫』條 按此條下宜補云，張華博物志，泰山一名天孫，言爲天帝孫也，主召人魂魄，東方萬物始成，知人生命之長短，補大字條『大人國』，張華博物志云，大人國，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，其兒則長大，能乘雲而不能走，蓋龍類，去會稽四萬六千里。

補『蛟人』條 亦作蛟人，述異記，南然中有蛟人室，水居如魚，不廢機織，其眼能泣則出珠，晉木玄虛海賦云，天琛水怪，蛟人之室，按文選木華海賦作蛟人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張華博物志。

補『指佞』條 晉書束皙傳，朝養觸邪之獸，庭有指佞之草。按此下宜補云，張華博物志，堯時有屈佞草，生於庭，佞人入朝，則屈而指之，一名指佞草。



補甘字條『甘蠅』列子湯問，甘蠅古之善射者，彀弓而獸伏鳥下，弟子名飛衛，學射於甘蠅，而巧過其師，又張華博物志，古之善射者甘蠅，蠅之弟子曰飛衛。

補『搗戈反日』條 淮南子覽冥，魯陽與韓構難，戰酣日暮，援戈而搗之，日反三舍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又見博物志。

訂『造父』條 引史記趙世家，按此條宜先引荀子儒效篇曰，造父者，天下之善御者也，無輿馬，則無所見其能。

補『魚腸』條 越絕書外傳紀寶劍 闔廬以魚腸之劍，刺吳王僚，按此下宜補引吳越春秋云，風胡子曰，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，一曰魚腸，二曰磐郢，三曰湛盧，魚腸之劍，已用殺吳王僚也，磐郢以送其死女，今湛盧入楚也。

補『鴟夷』條 按引史記國語而外，似宜補引云，亦見吳越春秋。

補陳字條『陳音』，吳越春秋，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，音楚人也，

補『知』字條 左傳襄二十六年，子產其將知政矣，注，知國政，按此下宜補云，申侯如鄭，阿鄭君之心，先爲其所欲，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，高誘曰，知猶爲也。

訂『寒心』條 漢書鼂錯傳，天下寒心，莫安其處，文選宋玉高唐賦，寡婦孤子，寒心酸鼻，按此條宜先引左傳，左傳哀十五年，寡君是以寒心，又高氏戰國策注曰，寒心懼也。

補『三折肱』條 左傳定十三年，三折肱，知爲良醫，按此下宜補云，說苑，孔子曰，語不云乎，三折肱而成良醫，又孔叢子，

三折肱，爲良醫。而楚辭則曰，九折臂而成醫兮。

補鼠字條『鼠姑』，牡丹之別名。

訂『水曲』條 靖康緗素雜記，晉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，東哲進曰，昔周公成洛邑，因流水以泛酒，故逸詩云，羽觴隨波流，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，見金人奉水心之劍，曰，令君制有西夏，乃霸諸侯，因此立爲曲水，二漢相沿爲盛集，帝大悅，按此事宜先引續齊諧記，續齊諧記曰，晉武帝問尙書摯虞曰，三日曲水，其義何指，答曰，漢帝時，平原徐肇，以三月初三生女，而三日俱亡，一村以爲怪，乃相携之水濱盥洗，遂因流水以汎觴，曲水起於此，帝曰，若此談便非嘉事，尙書郎東哲曰，摯虞小生，不足以知此，臣請說其始，昔周公卜城洛邑，因流水以泛酒，故逸詩云，羽觴

隨波流，又秦昭王三月上巳，置酒河曲，有金人自東而出，奉水心劍曰：令君制有西夏，及秦霸諸侯，乃因其處立爲曲水祠。二漢相沿，皆爲盛集，帝曰善，賜金十五斤。左遷摯虞爲陽城令。

補『豫賈』條 除引荀子說苑外，尙宜補云：亦見新序。

補『尸諫』條 韓詩外傳，史魚病且死，謂其子曰：我爲人臣，生不能進賢退不肖，死不當治喪正室，殯我於室足矣，衛君聞之，召蘧伯玉而退彌子瑕，史魚生以身諫，死以尸諫，可謂直矣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新序。

補『折衝尊俎』條 晏子春秋·雜，夫不出於尊俎之間，而知千里之外，可爲折衝矣，韓詩外傳，不出俎豆之間，折衝千里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新序 夫不出於樽俎之間，而知千里之外，其晏子之

謂也，可謂折衝矣。

補『息壤』條 除引戰國策外，尚宜補云，亦見新序。

補『狐假虎威』條 國策，楚策，虎求百獸而食之，得狐，狐曰，子無敢食我也，天帝使我長百獸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天帝也，子以我爲不信，吾爲子先行，子隨我後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，虎以爲然，故遂與之行，獸見之皆走，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，以爲畏狐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新序。

補『封豕長蛇』條 左傳定四年，吳爲封豕長蛇，以薦食上國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淮南脩務訓，吳爲封豨脩蛇，又本經訓，堯之時，封豨脩蛇爲民害，乃使羿斷脩蛇於洞庭，擒封豨於桑林，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，引此文，作封豕脩蛇，長作脩者，淮南避其父諱也。

，釋道宣廣明集十一云：斬脩蛇於洞庭，戮封豕於大澤。

訂『不死之藥』條 引史記封禪書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楚策曰：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。

補『勝母』條 按除引史記鄒陽傳，淮南，鹽鐵論外，尙宜補云，亦見新序。

補逃字條 『逃賞』，新序，節士，昭王復國，而賞始於包胥，包胥曰，輔君安國，非爲身也，救急除害，非爲名也，功成而受賞，非賣勇也，君既定，又何求焉，遂逃賞，終身不見。

補『推恩』條 孟子梁惠王，故推恩，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，無以保妻子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劉向新序，善謀，願陛下今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。

補『疆弩之末』條 漢書韓安國傳，疆弩之末，力不能入魯縞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新序善謀。

補留字條 『留行』，莊子說劍篇，臣之劍，十步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新序善謀，譬以千石之弩，射癰潰疽，必不留行矣。

補『目送』條 史記留侯世家，四人爲壽已畢，趨去，上目送之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新序善謀。

補『口舌』條 易說卦，兌爲澤，爲少女，爲巫，爲口舌，疏取口舌爲言語之具也，史記蘇秦傳，今子釋本而事口舌，困不亦宜乎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序新，善謀，此難以口舌爭。

補『肝腦塗地』條 漢書蒯通傳，今劉項分爭，使人肝腦塗地，流離中野，不可勝數，按此下宜補云，新序善謀，與項羽大戰七

十，小戰四十，使天下民肝腦塗地。

補『運籌帷幄』條 史記高祖紀，夫運帷幄之中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新序，善謀。

補『借籌』條 漢書張良傳，良謁漢王，漢王方食，曰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，良曰，請借前箸以籌之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新序善謀。

補『婦人之仁』條 漢書韓信傳，項王爲人恭謹，言語妯妯，人有疾病，涕泣分食飲，至使有功當分爵，刻印刻，忍不能與，此所婦人之仁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新序。

補不字條『不遺餘力』新序善謀，秦之攻我也，不遺餘力矣。  
補『不食之地』條 禮，檀弓，我死，則擇不食之地而葬焉。



按此下宜補云，新序，此皆廣川大水，山林谿谷，不食之地也。

補『馬齒』條 穀梁傳僖二年，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，璧則猶是也，而馬齒加長矣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又見新序。

補不字條『不畏彊禦』，新序善謀，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，按此事先見於公羊傳。

補『程嬰』條 按此下宜補云，此事又見新序。

補『甘心』條 左傳莊公九年，請受而甘心焉，按此下宜補云。  
• 新序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

補『蓬戶，及蓬戶甕牖』條 按蓬戶，引史記游俠傳，蓬戶甕牖，引禮儒行，韓詩外傳而外，宜補云，又見新序節士。

訂『華髮華顛』二條 華髮條云，老年之稱，後漢書邊讓傳，

華髮舊德，注，華髮，白首也，參閱華顛條。華顛條云，謂頭頂髮華白也，後漢書崔駰傳，唐且華顛以悟秦，注，爾雅曰，顛，頂也，華顛謂白首也，按二名詞，皆宜先引新序，新序雜事，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，然則華髮未墮顛者，則既可稱曰華髮，又可稱曰華顛矣。

訂『啞』字條 法言學行，或人啞爾笑，按此條宜先引新序刺奢，刺奢篇云，桀拍然而作，啞然而笑曰。

補心字條『心許』新序，節士，延陵季子，將西聘晉，帶寶劍以過徐君，徐君觀劍不言，而色欲之，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，未獻也，然其心許之矣。

訂『遺腹子』條 漢書昭帝紀，泗水戴王前薨，後宮有遺腹子

煖，按此條宜先引新序，新序節士曰，朔之妻有遺腹。

補『遺行』條 文選宋玉對楚王問，先生其有遺行與，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新序。

補『削迹』條 莊子漁父，丘再逐於魯，削迹於衛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國策，周策，無功則削迹於秦。

補『要領』條 禮，檀弓，是全要領，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，注，全要領者，免於刑誅也，疏，領頸也，古者罪重要斬，罪輕頸刑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呂氏春秋順民，孤雖知要領不屬。

訂『道不拾遺』條 家語，相魯，男女行者別其塗，道不拾遺，此謂民風之廉直也，史記商君傳，道不拾遺，山無盜賊，此言刑法嚴峻，民無敢犯法也，按此宜先引國策，秦策曰，昔年之後，

道不拾遺。

補『商紂』條 名受辛，字受德，按書立政，其在受德啓，傳，受德紂字，疏。德本配受，共爲一人，故知受德是紂字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呂氏春秋當務，紂之同母三人，其長曰微子啟，其次曰中衍，其次曰受德，受德乃紂也。

補『踵門』條 孟子，滕文公，踵門而告文公曰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呂氏春秋，士節，踵門見晏子曰，願乞所以養母。

訂『告歸』條 史記高祖紀，爲亭長時，長告歸之田，索隱引韋昭曰，告，請告乞假也，後漢書樊準傳，或安車結駟，告歸鄉里，注，告歸，謂休假歸也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秦策曰，商君告歸。

補『閉關』條 易，復，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

方，按此下宜補引國策，秦策曰，大王苟能閉關絕齊。

補吳字條，『吳吟』國策，秦策，誠思則將吳吟，今軫將爲王吳吟。

補『不佞』條 左傳成十三年，寡人不佞，按此下宜補引國策，秦策曰，寡人不佞，不能親國事。

訂『國士』條 史記淮陰侯傳，國士無雙，按此條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，不侵，出則乘我以車，入則足我以養，衆人廣朝，而必加禮於吾所，是國士畜我，夫國士畜我者，我亦國士事之。補滋字條『滋泉』，呂氏春秋謹聽，太公釣於滋泉，遭紂之世也。

訂『竭澤而漁』條 淮南子本經，焚林而田，竭澤而漁，按此

條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義賞曰，竭澤而漁，豈不獲得，而明年無魚，焚藪而田，豈不獲得，而明年無獸。

補『五穀大夫』條 五羊之皮，食牛，以要秦穆公，見孟子萬章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又見呂氏春秋。

補『內熱』條 莊子：人間世，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與。按此下宜補引呂氏春秋必已云，張毅好恭，門閭惟薄，聚居衆無不趨，輿隸嫗媾小童無不敬，以定其身，不終其壽，內熱而死。

補『甕牖』條 禮，儒行，蓬戶甕牖，按此下宜補引呂氏春秋下賢曰，所朝於窮巷之中，甕牖之下者七十人。

訂『結絲』條 史記范睢傳，周有砥礪，宋有結絲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秦策。

訂『蒲服』條 史記，蘇秦傳，委蛇蒲服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秦策云，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。

補輿字條，『輿瓢』，國策秦策，百人輿瓢而趨，不如一人持而走，百人誠輿瓢，瓢必裂。

補中字條，『中期』，國策秦策，三之料天下過矣，又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，秦王大怒，中期徐行而去，或爲中期說秦王曰，悍人也，適遇明君，向者遇桀紂，必殺之矣，秦王因不罪，按古書中，中期一作中旗。

訂『授首』條 晉書樂志，鯨鯢皆授首，北土永清夷，潘勗冊魏公文，蕲陽之役，橋蕤授首，按此一名詞先見於國策，宜先引之，秦策云，秦楚合而爲一臨以韓，韓必授首。

訂『累卵』條 史記范雎傳，秦王之國，危於累卵，得醫則安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秦策曰，當是時衛危於累卵，又，君危於累卵。

補『山陵』條 帝王墳墓之稱，廣雅釋丘疏證，秦名天子冢曰山，漢曰陵，李華含元殿賦，靡迤秦山，陂陀漢陵，唐書令狐綯傳，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，今按山陵亦喻尊高之意，國策秦策，王之春秋高，一旦山陵崩，太子用事。

訂『螻蟻』條 韓詩外傳，夫吞舟之魚，大矣，蕩而失水，則爲螻蟻所制，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，假令僕伏法受誅，若九牛亡一毛，與螻蟻何以異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齊策曰，君不聞大魚乎，網不能止，鈎不能牽，蕩而失水，則螻蟻得意焉。



訂『晏駕』條。史記范雎傳，宮車一日晏駕，集解，應劭曰，天子當晏起早作，如方崩殞，故曰晏駕，韋昭曰，凡初崩爲晏駕者，臣子之心，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秦策曰，秦王老矣，一旦晏駕。

補萬字條『萬卷書生』，王定保撫言，劉生魯風，投謁所知，爲典謁所阻，吟曰，萬卷書生劉魯風，煙波萬里謁文翁，無錢乞與韓知客，名紙生平不爲通，按清顧千里，長校勘之學，博覽羣籍，人以萬卷書生日之，殆本乎此。

補錦字條『錦繡堆』，王定保撫言，謝廷浩以詞賦著名，號錦繡堆。

補木字條『木居士』，韓愈詩，偶然題作木居士，便有無窮乞

福人。

訂『友于』條 書君陳，惟孝友于兄弟，疏，引爾雅釋訓云，善父母爲孝，善兄弟爲友，按孝友二字非連文，論語所引，書云，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，應讀作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此則清代經師，考之已詳，無煩贅述矣。

補『藏怒』條 孟子萬章，仁人之於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按此下宜再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曰，王因藏怒以待之。

補擁字條『擁楹』列女傳，鄒孟軻母，今擁楹而歎，何也。

訂『中立』條 史記大宛傳，昆莫乃率其衆，遠徙中立，不肯朝會匈奴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齊策曰，臣請令魯中立。

補『被字條』『被箒』，呂氏春秋，被箒日用而不藏於篋。

補『牀第』條 左傳，襄二十七年，牀第之言不踰闕，注，第簣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國語，晉語，牀第之不安邪。

補『大事』條 按此條宜補云，國語，晉語，驪姬問曰，吾欲作大事，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，大事，廢適立庶也。

補錐字條『錐矢』，國策齊策，疾如錐矢，戰如雷電，解如風雨。

訂『不旋踵』條 後漢書王渙傳，糾剔姦盜，不得旋踵，文選司馬相如喻巴蜀檄，觸白刃，冒流矢，議不反顧，計不旋踵，史記吳起傳，其父不旋踵，隨死於敵，按此條宜先引呂氏春秋，呂氏春秋曰，車不結軌，士不旋踵。

訂『觀死如歸』條 文選李陵答蘇武書，使三軍之士，視死如

歸，按此條宜先引呂氏春秋曰，鼓之，三軍之士，視死如歸。

補固字條『固寵』，國語晉語，今子內固而外寵。

訂『方軌』條 史記蘇秦傳·車不得方軌，騎不得比行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齊策，車不得方軌，馬不得並行

• 補射字條『射魚』，呂氏春秋，譬之若夏至之日，而欲夜之長也。射魚指天，而欲發之當也。

補晚字條『晚蓋』，國語晉語，彼將惡始而美終，以晚蓋者也。

補『假手』條 書伊訓，皇天降災，假手于我，有命，按此宜補云，國語，晉語，鈞之死也，無必假手於武王。

補令字條『令名』，國語晉語，我戰雖死，猶有令名焉。

補抱字條『抱空質』，國策齊策，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。

訂『滅迹』條 文選李陵答蘇武書，滅迹掃塵，斬其梟帥，曹植潛志賦，退隱身以滅迹，進出世而取榮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·齊籌，蘇秦恐君之知之，固多割楚以滅迹也。

訂『象牀』條 何遜輕薄篇，象牀沓繡被，任昉秋竹詩，傍簷拂象牀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齊策云，孟嘗君出行國至楚，獻象牀，郢之登徒，直使送之，不欲行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，臣郢之登徒也，直送象牀，象床直千金。

訂『萬歲』條 天子之尊稱，漢書武帝紀，朕親登崇嵩，御史乘屬，在廟旁吏卒，咸聞呼萬歲者三，按萬歲二字，先見於國策，

亦爲頌揚之辭，齊策，矯命以券賜諸民，因燒其券，民稱萬歲。

補『遺愛』條 左傳昭二十年，及子產卒，仲尼聞之，出涕曰：古之遺愛也，晉書樂廣傳，廣所在爲政，無當時功譽，然每去職，遺愛爲人所思，按此條宜補引國語，晉語曰，死必遺愛。

補不字條，『不好弄』，國語晉語，夷吾之少也，不好弄。

補『趾高氣揚』條 左傳桓十三年，楚屈瑕伐羅，鬬伯比送之還，謂其御曰，莫敖必敗，舉趾高，心不固矣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國策齊策，今何舉足之高，志之揚也。

訂『下陳』條 班婕妤自悼賦，登薄軀於宮闕兮，充下陳於後庭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齊策曰，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，狗馬寶外廡，美人充下陳。

補『始願』條 左傳成十八年，孤始願不及此，按此下宜補云，亦見國語晉語。

訂『博聞』條 漢書賈誼傳，選天下之端士，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，按此條宜先引國語，晉語云，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，使爲大傅。

訂『伏劍』條 南史江淹傳，常欲結纓伏劍，少謝萬，按此條宜先引國語，晉語，言終，魏絳至，授僕人書而伏劍。

補勢字條。『勢不兩立』，國策楚策，楚強則秦弱，楚弱則秦強，此其勢不兩立。

補『汗馬』條 韓非子五蠹，退汗馬之勞，史記晉世家，矢石之難，汗馬之勞，此復受次賞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國策楚策，雖里數

多，不費汗馬之勞。

訂『陰謀』條 史記陳丞相世家，我多陰謀，是道家之所禁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楚策曰，且夫秦之不出甲於函谷宮，十五以攻諸侯者，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。

補『朝不謀夕』條 左傳昭元年，老夫罪戾是懼，焉能恤遠，吾儕儉食，期不謀夕，何其長也，按此下宜補云，國策、楚策，未明而立於朝，日晦而歸食，朝不謀夕。

訂『太息』條 史記高祖紀，高祖常繇咸陽，縱觀秦皇帝，喟然太息曰，嗟夫，大丈夫當如此也，漢書作大息，按此條宜先引國策，楚策曰，莫敖大心，撫其御之手，顧而大息曰。



## 古文家之句式多盜襲前人說

蘇子由黃州快哉亭記云，『江出西陵，始得平地，其流奔放肆大，南合湘沅，北合漢沔，其勢益張，至於赤壁之下，波流浸灌，與海相若，又云，濤瀾洶湧，風雲開闔，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，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，變化倏忽，動心駭目』，此效歐公之句式也。

歐公修遊儵亭記云『江出荊州，合沅湘，合漢沔，以輸之海，其爲汪洋誕漫，蛟龍水物之所憑，風濤晦冥之變怪，壯哉，是爲勇者之觀也』。

汪荅文答陳靄書二云，『古人之於文也，揚之欲其高，歛之欲其深，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』，此效柳子厚之句式也。

柳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，『抑之欲其奧，揚之欲其明，疏之欲其通，廉之欲其節，激而發之欲其清，固而存之欲其重』。

全祖望梅花嶺記云，『忠烈乃瞠目曰，我史閣部也』，此效汪琬江天一傳之句式也，江天一傳云，『出門，大呼我江天一也』。

賀貽孫廉頗論云『然後猝然臨事而不驚，無故變生而不亂』，此效蘇軾留侯論之句式也，留侯論云，『猝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』。

賀貽張禹論云『後人之爲國者，其無以庸人爲不足畏而忽之哉』，此效蘇洵六國論之句式也，六國論云，『爲國者，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』。

劉大櫚海舶三集序云，『翮然而藻思翔，蔚然而鴻章著』，此

效明人之句式也；按明人序徐堅初學記云，『雜然而珠貝陳，爛然而星斗麗』。

海舶三集序又云，『彼其視海水之蕩瀟，如重茵莞席之安，視崇島之崢嶸當前，如翠屏之列。凡視之陳，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，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，歌聲出金石』，此效魏禧之句式也，魏禧吾廬記云，『好極山川之奇，求朋友，攬風土之變，視客死如家，死亂如死病，江湖之死如衽席』。

朱軾公孫宏論云，『於是舍其爲人非者，就其爲人是者』，此效韓文之句式也，韓文原毀云，『去其不如舜，就其如舜者』。

曾滌生送劉椒雲南歸序云，『周公之所以爲周公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，豈不以此也哉』，此效曾子固之句式也。

曾子固宜黃縣學記云，『嗚呼，仁政之所以不行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，其不以此也歟』。

張廉卿與黎莼齋書云，『夫文章之事，非資才夙絕，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，則必不能以至，才優而力深矣，其能至以幾于成，與不能成，則亦有天焉，既至而幾于成矣，其傳不傳，與傳之顯且遠，則又有天焉，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，成焉而傳，傳焉而顯且遠，而吾文信不敵于百世，吾身則既泯然死矣，此效汪茗文之句式也。汪茗文答王進士書云，或所遇非其人，所書非其事，則雖有上下馳騁，瑰瑋詭異之詞，決不及傳，或遇得其人矣，而行不加恢奇，則其詞雖傳，亦決不及於久遠。

近人林琴南續司馬文正保身說云，『志在討賊，才不至焉不可

，才足討賊，權不屬焉不可，權屬矣，而不得其時，據其勢，尤不可』，此又效汪荅文與張廉卿者也。

曾國藩原才云，『有一二賢且智者，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，尤智者所君尤衆焉』，此效柳子厚之句式也，柳子厚封建論云，夫假物者必爭，爭而不已，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，其智而明者，所伏必衆，告之以直而不改，必痛之而後畏，由是君長政刑生焉』。

賀貽孫譚烈婦八磚記云，『然何以力足以斬炎宋磐石之宗，而不足以折閨閣芳烈之氣，勢足以遏錢塘滔天之潮，而不足以滅升斗濺血之地，威足以屈二百州，厥角稽首，而不足以禁一婦人切齒咋舌』，此效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之句式也，潮州韓文公廟碑云，『智可以欺王公，不可以欺豚魚，力可以得天下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』。

之心，故公之精誠，能開衡山之雲，而不能回憲宗之惑，能馴鱷魚之暴，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，能信乎南海之民，廟食百世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庭之上。

施閏章遊九華記云，『昔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女儿荆山，以爲此外無奇秀，及見九華，始自悔其失言，是說也，嘗竊疑之，』此效蘇文之句式也，蘇子瞻石鐘山記云，『得雙石於潭上，扣而聆之，南聲函胡，北音清越，枹止響騰，餘韻徐歇，自以爲得之矣，然是說也，予尤疑之』。

賀松波交河李君墓表云，『夫事其親而使其親安而忘也，則所以事親者可知矣，而人之論孝者，棄而莫之及，則人所謂孝亦可知，數語乃摹擬廬陵峴山亭記之句式也』，峴山亭記云，『余謂君知

慕叔子之風，而襲其遺迹，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，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，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。

蘇子瞻記樊山云『自余所居臨皋亭下，亂流而西，泊於樊山，爲樊口，或曰燔山，歲旱燔之，起龍致雨，或曰，樊氏居之，不知孰是』，此效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，及柳子厚愚溪詩序之句式也。

韓退之送李愿歸盤序云，『大行之陽有盤谷，盤谷之間。泉甘而土肥，草木叢茂，居民鮮少，或曰，謂其環兩山之間，故曰盤，或曰，是谷也，宅幽而勢阻，隱者之所盤旋』，柳子厚愚溪詩序云，『灌水之陽，有溪焉，東流人於瀟水，或曰，冉氏嘗居也，故姓是溪曰冉溪，或曰，可以染也，名之以其能，故謂之染溪，（又歐

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曰，『夷陵者，其他志云，北有夷山以爲名，或曰巴峽之險，至此地始平夷』，亦效此節之句式也。

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云，『至於治心養性，去就語默之際，能不悖於理固希矣，况至於魏之濁世哉，幹獨能考古藝，推仲尼孟軻之旨，述而論之，求其辭時若小失者，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，其所得於內者，又能信而充之，逡巡濁世，有去就顯晦之大節，臣始讀其書，察其意而賢之，因其書，以求其爲人，又知其行之可賢也』，此效韓退之之句式也。

韓退之讀荀子云，『其存而醇者，孟軻氏而止耳，揚雄氏而止耳，及得荀氏書，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，考其辭，時若不粹，要其歸，與孔子異者鮮矣』。



劉基司馬季主論卜云，『是故碎瓦頽垣，昔日之歌樓舞館也，荒榛斷梗，昔日之瓊蕤玉樹也，露蛩風蟬，昔日之風笙龍笛也』。云云，此效歐文之句式也。

歐公眞州東園記云，『芙渠芝荷之的歷，幽蘭白芷之芬芳，與夫佳花美木，列植而交蔭，此前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，高蔕巨桷，水光日影，動搖而下上，其寬閑深靚，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，此前之頽垣斷塹，而荒墟也』。嘉時令節，州人士女，嘯歌而管絃，此前日之晦明風雨，鼉鼉鳥獸之嗥音也』。

柳子厚送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云，『求之而得，行之而兼』，此效孟子之句式也，孟子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。

邵長衡夜遊孤山記云，『嗟呼，嵐影湖光，今不異昔，而當時

勢焰之赫奕，歌舞之妖冶。亭榭之侈麗，今皆無有。既已蕩爲寒煙矣，而舉其姓名，三尺童子猶欲唾之，而林逋一布衣，重六百餘年。遺跡顧至今存何耶。此效歸熙甫之句式也。

歸氏滄浪亭記云，『太伯虞仲之所建，闔閭夫差之所爭，子胥種蠡之所經營，今皆無有矣』又云，『而子美之亭，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，可以見士之欲垂名千載之後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，則有在矣』。

馮景讀柳子云『嗚呼，小人古論無識，亦見其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如此也，此效韓退之之句式也，韓氏張中丞傳後序云，『小人之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』。

馮景解春集贈王將軍序云，『見將軍騰馬而上如飛，才一轉睫

，不見蹤影，距今八年，事赫赫如昨日』，此效韓退之之句式也，韓氏贈楊少尹云，『漢史既傳其事，而後世工畫者，又圖其迹，至今照人耳目，赫赫若前日事』。

姚惜抱張冠瓊遺文序云，『外姑江安人笑曰，吾兒避人如女子也』，此效歸文之句式也，歸熙甫項脊軒志云『予自束髮讀書軒中，一日，大母過予曰，吾兒，久不見若影，何竟日默默在此，大類女郎也』。

宋趙湘後卜論云，『今求之于聖賢，討之于書，閱之于詩，循之于禮，修之于春秋』云云。此效韓退之之句式也，韓氏諱辯云，『今考之於經，質之於律，稽之於國家之典』。

宋濂戴剡源先生文集序云，『豐城之劍，荆山之玉，縱埋沒泉

壞爲已久，神光上貫於霄漢者，終弗能掩也』，此效歐陽修蘇氏文集序之句式也，歐公蘇氏文集序云，『斯文金玉也，棄擲埋沒糞土，不能銷蝕，其見遺於一時，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，雖其埋沒而未出，其精氣光怪，已能常自發見，而物亦不能揜也』。

尤西堂外國竹枝詞自序云，『此固穆王轍跡之所未到，漢家都護之所不能通也』，此效蘇子瞻留侯論之句式也，留侯論云，『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，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』。

戴表元稼軒書院興造記云，『問松臺，曰，是稼軒遺跡，舊植柏千株今增之成林也，問桑圃官池，曰，是稼軒所耕釣，今表而出之也』。此效退之送楊少尹序之句式也，送楊少尹序曰，『今之歸，指其樹曰，某樹，吾先人之所種也，某水某邱，吾童子所釣遊也。

歸震川項脊軒志云，『庭有琵琶樹，吾妻死之年，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蓋矣』，此效歐文之句式也。

歐公李秀才東園亭記云，『周尋童子時所見，則樹之蘖者抱，昔之抱者枿，草之茁者叢，芟之甲者，今果矣』。

蘇明允六國論云，『然則諸侯之地有限，暴秦之欲無厭，奉之彌繁，侵之愈急』，此效國策之句式也。

國策云，『且秦虎狼之國也，無禮義之心，其求無已，而王之地有盡，以有盡之地，給無已之求，其勢必無趙』。

姚惜抱王禹卿七十壽序云，『今夫聞見精博，至於鄭康成，文章至於韓退之，辭賦至於相如，詩至於杜子美，書至於王逸少，畫至於摩詰，此古今所謂絕倫魁俊而後無逮者矣』，此效蘇文之句式

也，蘇子瞻書吳道子畫後云，『故詩至於杜子美，文至於韓退之，書至於顏魯公，畫至於吳道子，而古今之變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』。

林琴南書杜襲喻繁欽語後云，『天下有才之士，不猶吳婦之綺其衣乎』，此效柳子厚之句式也，柳子厚河間傳云，『天下之士，爲脩潔者，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，天下之言，朋友相慕望，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』。

姚惜抱登泰山記云，『迴視日觀以西峰，或得日，或否，絳縞駁色，而皆若僂』，此效錢牧齋之句式也，錢牧齋遊黃山記云，『久之，雲氣解駁，如浪文水勢，絡繹四散，又如歸師班馬，倏忽崩潰，窅然不可復跡矣，回望老人峰，僂僂如故，若遲而肅客者』。

劉才甫竇祠記云，『而柵以葢爾，獨堅守得全，雖天命，豈非

人力哉』。此效歐公之句式也，歐陽修伶官傳叙云，『嗚呼，盛衰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』。

姚惜抱書貧殖傳後，有句云，『故其譏賤以繩其貴，察其俗，以見其政，觀其靡以知其敝』，此效孟子之句式也，孟子公孫丑篇云，『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』。

嚴繩孫六國論云，『力爲楚者，力能勝秦則勝之，不能且不得旦夕安寢』，此效蘇子瞻范增論之句式也，范增論云，『力能誅羽則誅之，不能則去之』。

林琴南登泰山記云，『于叢綠之外，有物蠕蠕然動於石刻上，以遠鏡窺之，人也』，此效梅伯言之句式也，梅伯言鉢山餘霞閣記云，『又若大圓鏡，平置林表，莫愁湖也』。

馬通伯桐城古文集略序云，其或錄一郡一邑之文，則皆以備文獻者類也，錄經世之文，則皆宗於理者類也，標格領奇，如樓迂齋謝疊山之所爲，則皆習于文者類也，此效曾滌生湖南文徵序之句式也。曾滌笙湖南文徵序云，『自東漢至隋，文人秀士，大抵義不孤行，詞多儷語，卽議大政，考大禮，亦每綴以排比之句，間以婀娜之聲，歷唐代而不改，雖韓李銳志復古，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，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』。又云，『適會其時，大儒迭起，相與上探鄒魯，研討微言，羣士慕效，類皆法韓氏之氣體，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，風會畧同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，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』。

姚叔節評點古文辭類纂序云，其文愈高，則其旨愈隱，讀者各以其所見而爲評，評有所不盡，乃復爲圈點以別之，于是有評點之



學。此效曾滌生之句式也。曾氏經史百家簡編序云，『自六籍燔於秦火，漢世撥拾殘遺，徵諸儒能通其讀者，支分節解，於是有章句之學，劉向父子，勸書秘閣，刊正脫誤，稽合同異，於是有校讐之學』云云。

夏之蓉姚宋論云 『後之爲人臣者，毋徒恃才而不知所自守，而君人者，亦別所長而慎用之，則兩得之矣』，此效蘇子瞻賈誼論之句式也。賈誼論云，『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，則知其有狷介之操，一不見用。則憂傷病沮，不能復振，而爲賈生者，亦慎其所發哉』。

姚惜抱荆條河朱氏先墓表云，『天下族姓興衰多矣，尊貴或一二世。或數世輒盡，朱氏自明迄今，十餘世矣，而人才之興未替，

豈非其先人遺澤遠哉，此效太公史之句式也，太史公孔子世家贊云『天下君王，至於賢人，衆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，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』。

曾子固宜黃縣學記云，『學有詩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，升降之節，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，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，以習其恭讓，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』，此效韓文之句式也。

韓退之原道云，『爲之工，以瞻其器用，爲之賈，以通其有無，爲之醫藥，以濟其天死，爲之葬埋祭祀，以長其恩愛，爲之禮，以次其先後，爲之樂，以宣其湮鬱，爲之政，以率其怠勸，爲之刑，以鋤其強梗』。

張廉卿北山獨遊記云，『天下遼遠夔殊絕之意，非先蔽志而獨

決于一往，不以倦而惑且懼而止者，有能詣其極者乎，又曰，于是歎余之倦而惑且懼者之幾失之，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』，此效王介甫遊褒禪山記之句式也，遊褒禪山記云，『夫夷以近，則遊者衆，險以遠，則至者少，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，常在於險遠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，不能至也，有志矣，不隨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，有志與力，而又不隨以怠，至於幽暗昏惑，而無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，然力足以至焉，於人爲可譏，而在己爲有悔，盡吾志也，而不能至者，可以無悔矣，其孰能譏之乎，此予之所得也』。

紀曉嵐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論，中有句云，『桑欽之所不能記，而道元之所不能註也』，此兩句乃效蘇文之句式也，蘇子瞻

留侯論云，『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，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』。

魏默深書金史完顏元宜傳後，結尾云，『爰舉春秋斧鉞大義以正弑君弑母之罪，在海陵而不在海陵者』，此效蘇文之句式也。蘇子瞻志林云，『吾故表而出之，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』，又云，『吾又表而出之，以戒後人主之果于殺者』。

朱梅崖樂閒圖序云，『先生喜其罪之見諒於上，且恩加寵命，而不責其後，則是公予之以榮而又便其私也』，此效韓文之句式也。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，中有句云，『公亦樂衆之和，知人之悅，而侈上之賜也』。

龍翰臣陳平周勃論云，『故與其有亂而弭之，不如無亂而吾安之爲愈也。與其既亂而止之，不如及其未亂而先止之爲愈也』，此

效姚氏之句式也，姚惜抱翰林論曰，『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，不若聞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，傳諸朝廷而改之，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』。

林琴南江亭餞別圖記云，『其中巾服馮高而面西山者，則吾輩也』，此數語效梅伯言江亭消夏記之句式也，江亭消夏記云，『圖中人皆山，左倚城，指亭下相顧語者，亭西軒也』。

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云，『以土則大，以力則彊，以義則天子之冊也』 此效賈生之句式也。

賈生論積貯疏云，以攻則取，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。

蘇子瞻留侯論云，『猝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』，此效歐文之句式也。

歐公六一居士傳云，太山在前而不見，疾雷破柱而不驚。

歐陽修醉翁亭記云，『朝而往，暮而歸』，此效柳文之句式也。

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，中有句云，『覺而起，起而歸』。

紀曉嵐香亭文稿序云，『亦巧其所巧，非古人之所謂巧也』，此效韓文之句式也。

韓退之原道云，『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，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』。

宋濂秦士錄云，『歸詢其所與遊，亦未見其挾書讀也』，此效韓文之句式也。

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叙云，『嵩從巡久，亦不見巡常讀書也』。

歸震川畏壘亭記云，『土薄而俗澆』，此效韓文之句式也。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，『泉甘而土肥』，又宋之陸放翁氏，亦曾效此句法。陸氏橋南書院記云，『地僻而境勝，屋庠而人傑』。

柳子厚與顧十郎書云，『以爲親戚門生光寵，不意瓌瓌者，復以病執事，此誠私心痛之』，此效漢書之句式也。漢書司馬遷傳云，『以爲宗族交遊光寵』，又云，『僕誠私心痛之』。

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，『以是自忖，官已過矣，寵已厚矣』，此效漢書之句式也。漢書楊惲傳云，『過已大矣，行已虧矣，長爲農夫以沒世矣』。

錢牧齋送張處士思任赴遼東參議序云，『其以前所爲余言者，副公之所委重，以余後所語君，爲吾致賀于公也』，此效韓文之句

式也，韓退之送溫處赴河陽軍序云，『其爲吾以前所稱，爲天下賀，以後所稱，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』。

錢牧齋送瞿起田令永豐序云，『謂迂爲善，則今舉若此』，又云，『世世之迂闊，無尙於余』，此效曾文之句式也，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云，『謂余之迂爲善，則其愚若此』，又云，『世之迂濶，孰有甚於余乎』。

馮夢華建康同遊記云，『尋僧問塗，愕眙相顧，如麋鹿之不可接』此效晁補之新城遊北山記之句式也，新城遊北山記云，『有僧布跑躡履來迎，與之語，愕而顧，如麋鹿不可接』。

林琴南國朝文錄序云，『外質而中膏，聲希而趣永』，此效蘇文之句式也。



蘇子瞻評韓柳詩云，『所貴乎枯談者，謂其外枯而中膏，似淡而實美』。

林琴南原謗云，『小兒之詈人，受者轉以爲笑，優伶之嘲人，中者不以爲恨，原其無心也』，此效淮南子之句式也。淮南子云『狂人傷人莫之怨，嬰兒詈老莫之疾，無心也』。

林琴南析廉云，『若夫任氣以右黨，積偏以斷國，督下以誘過，劫上以遷權』云云。此效陸氏之句式也。陸放翁嚴州謁諸廟文云，『如或黷貨以厲民，淫刑以飾怒』。

周星叔趙孝成王論云，『今人不幸鄰於虎，避之萬不可得，則奮挺當關，與虎爭一旦之命耳，重足屏息，以胥虎之入，誠母撻虎，以冀虎之見哀』，此效侯氏之句式也。

侯朝宗太子丹論云：『有兩人行而遇虎者，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，其一大呼奮臂，鬪不勝而死，而論者顧以乞哀爲智，以大呼奮臂爲狂佻而撓虎之怒，則何其愚且謬也』。

陸放翁雲門壽聖院記云：『屋益古，竹樹益蒼老，而物色益出奇』。此效柳文之句式也。柳子厚遊黃溪記云：『自是又南數里，地皆一狀，樹益壯，石益瘦』。

陸放翁澹亭記云：『則吾勤公可謂篤於自信，而不惑移於習俗者矣』，此效曾子固之句式也。曾氏戰國策目錄序云：『可謂不惑乎流俗，而篤於自信者也』。

歸熙甫項脊軒志云：『前闢四窗，垣牆周庭，以當南日，日影反照，室始洞然，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，舊時欄楯，亦遂增勝，借書

滿架·偃仰嘯歌』，此效歐公之句式也，歐公非非堂記云，『戶北嚮，植叢竹，闢戶於其南。納日月之光，設一几一榻，架書數百卷，朝夕居其中』。

陳伯巖朱雲翮墓誌銘云，『嘗與君登郭后雞鳴山寺，方春時，花樹蘿竹，蔭被崖經，紫采翠光，葳蕤盪摩，香藹四極』，此效柳子厚之句式也。柳氏小石潭記云，『青樹翠蔓，蒙絡搖綴，參差披拂』，袁家渴記云，『搖颺葳蕤，與時推移』。

姚鼐方正學詞重修建記云，『成祖天子之富貴，隨乎飄風，正學一家之忠孝，光乎日月』，此效呂氏春秋之句式也，呂氏春秋期賢篇曰『段干木光乎德，寡人光乎地，段干木富乎義，寡人富乎財』。

賀貽孫譚烈婦八磚記云「方元兵之下江南也，馱駟騰雲，旌麾蔽日，雷轟電掃，海沸山搖，豈非一時蓋世之雄哉」，此效蘇軾赤壁賦之句式也，赤壁賦云，「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醜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」。

姜宸英奇零草序云「雖其揜抑於一時，然要以俟之百世，雖欲使之終晦焉，不可得也」。此效歐陽修蘇子美集序之句式也。蘇子美集序云，「其見遺於一時，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，雖其埋沒而未出，其精氣光怪，已能常自發見，而物亦不能揜也」。

李容與友人書云，「是惟無出，一出而洛陽紙貴，千門傳誦矣」。此莊效子齊物論之句式也。齊物論曰「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號」。

## 論教授經學之方針

一、宜注重源流也，司馬子長謂學者載籍極博，猶考信於六藝，六藝卽六經也，夫經學之切於人用，等諸布帛菽粟，弗可或缺，然古經傳之傳於今也，凡數千年矣，有古文籀篆之異，（近代人復從殷墟中，掙得甲骨文，亦古文之一種，王國維商承祚朱芳圃諸氏，胥以之證古史焉，）於是經學，亦遂有今古文之分，尙書有孔氏伏生之傳，詩有毛公齊魯韓三家之異，春秋有左氏公穀之不同，治經者，果不明其源流，必致望洋興歎，勿從得路矣。

一、宜注重義理也，桐城姚惜抱氏，謂義理考據詞章，三者不可偏廢，洵聖學者之知言矣，而況六籍爲言文之精華，義理之淵海

乎，惟治義理則以得古書之本真爲要，故以堯舜之學，歸之堯舜，孔孟之學，歸之孔孟，漢儒之學，歸之漢儒，宋儒之學，歸之宋儒，如是則理有所是，義有所當，各得其真，不相假借，支離附會之誚，吾知勉夫。

一、宜注重考據也，昔正考父校商頌，尼父識公子陽生，子夏辨三豕渡河，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，邢子才恒思誤書，韓退之識古書之正僞，皆具有考據之精神者也，尙書之僞古文，經學家已不乏獻疑者，至閻百詩氏，乃博徵旁通，大發其覆，此考據求真之態度也，講授經學，果能若是，則學子必得確切之成績，且養成其實事求是之精神焉。

一、宜精於訓故也，古經傳之語言，與現代之語言，有迥乎不同者

，若祇以現代之語言，強解古書，必至望文生義，增字解經，殊無當也，故必深通訓故之學，方能通古書也，訓故之學，有三要件，一，通古代之文字也，二，明古代之音韻也，三，知古代之文法也，清代經學大師，高郵王懷祖伯申父子，即精於斯道者也，能持斯道以講授經學，庶合乎科學之方法矣。

一、宜注重文典也，經書不惟爲義理之淵海，又係文章之本柢，故講授經學，對於有裨文典之句，宜特加提示，如允恭克讓，心所謂危，不誠無物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好古敏求，發憤忘食，動心忍性，不言而喻之類，更僕難數，果能令學生隨時彊記，則典實自多矣，尙何病儉腹耶。

## 論識字之難

昔昌黎韓子，謂凡爲文辭，宜略識字，信乎不識字者之不可以爲文也，然爲文固宜畧識字矣，而識字夫豈易易者，以蔡中郎之彬彬爾雅，尙以黃絹幼婦爲絕字，况其下焉者乎，則古今不識字之笑柄，時見於載籍之間也，亦良有以，南齊書祥瑞志云，蕭爲二士，天下大樂，二士謂主字也，然主非二士，宋郭忠恕佩觿云，萬回於闔鄉市叫曰，今夜有八人過，其夕遂大火，八人謂火字也，然火非八人，隋書庶人秀傳云，重述木易之姓，妄說禾乃之名，木易謂楊字也，然楊非木易，松陵集，野態眞詩，以題字離合云，君如有意耽田里，予亦無機何勢能，心跡所便惟是直，人間聞道最先憎，直人謂眞字也，然眞非直人，宋書王景文傳云，張永自爲謠言曰，一士



不可親，丐長射殺人。一士謂王字也，然王非一士。晉書王濬傳云，濬夜夢三刀懸于梁上，須臾又益一刀，驚覺，李毅曰，三刀爲州，又益一刀者，明府其臨益州乎。然三刀非州字，宋書陳直拆字傳，謝石拆也字曰，上爲三十下爲一字，然也字非三十一，朝野僉載云，杜元夜夢其牛有兩尾，以問占者，李仙藥曰，牛有兩尾失字也，然失非牛有兩尾，北齊書文宣帝紀，旣爲王，夢人以筆點己額，王曇哲再拜賀曰，王上加點，便成主字，乃當進位也，然主非王加點，宋蘇軾調謔編，東坡聞荆公字說成，戲曰，以竹鞭馬爲篤，不知以竹鞭犬，有何可笑，然篤非竹鞭馬，唐歐陽詢藝文類聚，及御覽，引春秋元命苞，木者陽精，生于陰，其字八推十爲木，八者陰合，十者陽數，然木非八推十，越絕書，以口爲姓，承之以天，然吳

非口天，徐堅初學記，引春秋元命苞，火之爲委隨也，故其立字人散子爲火，然火非人散子，續漢書五行志，董卓秉政，童謠曰，千里草，何青青，十日上，不得生，千里草謂董字也，然董非千里草，吳志孫皓傳注，初丁固爲尙書，夢松樹生其腹上，謂人曰，松字爲十八公，後十八年，吾其爲公平，然松非十八公，隋書劉昉傳，其婦自論，常云，姓是卯金刀，名是一萬日，然昉非一萬日，蜀志蔣琬傳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，流血滂沱，呼問占夢趙直，直曰，夫見血，事分明也，牛角及鼻，公字之象，君位必當至公，然公非牛角及鼻，綜上所述之笑柄觀之，則識字夫豈易易者歟，且書三寫，魯成魚，虛成虎，已亥譌成三豕，印文誤作四羊，宿書卽是宿畫，言餽亦作銛，匹雛或訓疋，五就一作七，四享當爲三享，五更

應作五叟，他若以公叔朱爲木，以蹲鴟爲羊，以犬臺爲太壹，以乘馮爲乘鵠，以爰其爲奚其，以雞尸牛從，爲雞口牛後，以授玉爲授王，以遂跣爲遂扶，以續牙爲續身，爲續耳，以烈風淫雨，爲別風淮雨，以杖杜爲杖杜，此晉以字形相近而譌者也，非精於文字，通識文字者，烏能辨之不惑也，則識字又豈易易者歟，善夫龔璣人之詩曰，篤信男兒識字難，良以人之識乎字，且能博識乎字也，必精古文，必精篆籀，必精雅詁，必精聲均，必精研金石，必精探甲骨，曲證傍達，可云庶幾，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宜乎其難也，而姑置之焉歟，則又非吾輩書生之本色矣，故又必力攻文字之學，致精音均之道，用作挈治古籍之根抵，則識字雖難，而亦弗甚難矣，清代段玉裁氏，王念孫氏，錢大昕氏，朱駿聲氏，皆殫精於此道者

也。學者欲深究文字，博識文字乎，則轉益多師，取法固有在也。識字雖難，而亦不見其難也，惟在勉之焉耳矣。

## 近數十年國學概評

近數十年之國學，以承清代乾嘉諸老之學風也。故凡涉迹故紙堆中者，類多殫力鑽研，傾志述作，以言其所成之書，雖醇駁互見，要不失爲好古敏求之態也，不揣鄙陋，加以揚推，或亦海內明達之所許乎。清之季年，長沙王先謙氏，對於國故，提倡頗殷，曾續刊皇清經解一千數百卷，繼阮文達公之皇清經解，而流播於藝林，沾溉靡盡。乃王氏復以數十年之心力，成漢書補注一鉅帙。輿化李詳盛稱之，（見李氏答王益吾書）至其所著荀子集解，莊子集解兩書，其粘解類多撥取王懷祖，盧文昭，俞曲園諸人之說，而一己之見

蓋解寡，誠以王氏小學之工夫，遠遜於高郵德清二先生也。然以兩書相較，則荀子集解，較莊子集解爲精審矣。湘綺王闈運氏，對於子書，雖亦間加斟釋，然以其不通小學也，故無甚可稱焉。廖平氏，襲公羊今文學派之緒餘，漫有述作，而所得不宏，後又受張南皮氏之賄，著論自駁，則其人不足稱也。乃康有爲復揚廖氏之頽波，著新學僞經考，孔子改制考，其書則慢經侮聖，附會支離，雖能助人疑古之精神，然不足爲訓也。至其所著之大同論，則又剽取禮運，而皮傅以西洋之學說者，實有害於人心世道矣。而梁任公氏清代學術概論中，取此書與譚嗣同之仁學并列，且加以稱譽。毋乃近於阿其所好耶。餘杭章太炎，夙受業於俞曲園，又渥聞瑞安孫仲頌氏之講論，畢生致力於古文學，故成功獨爲卓越，宜梁任公稱之爲智過。

其師也，章氏所著，有國故論衡·文始·檢論·齊物論釋·莊子解故，尙書拾遺定本，廣論語駢枝等，國故論衡，上卷係論小學者，分古音爲二十三部，作成韻圖，証明娘日二紐，古音歸泥，其條理洵有不可易者，章氏之友劉師培氏，（又名光漢）亦長於說經，及鞞釋古書，所著左盒集，中多考古之作，惟轉注說一篇，其所下之解，不甚精切，則劉氏古音之學，未甚深也，其他見於國粹學報中，如呂氏春秋鞞補，賈子鞞補，荀子鞞補等，則多可取者矣，章氏之大弟子黃侃氏，生平頗致力於文選，及音韻之學。其選學之工夫，除輿化李詳而外，當屬之矣，至音韻之學，則尤爲近世所盛稱，著有音略，定古音爲十九紐，坊間所出研究音韻之書，多襲用之，而僕乃謂黃氏之說，間有謬誤之處，如喻母之字，黃氏以爲影母之變聲

，僕則謂喻母之字，古宜讀舌頭音，而非影母之變聲也。黃氏以來母爲古之本音，僕則曰，來母古宜讀爲舌頭音也，海甯王靜安氏，深沈高悟，其爲學頗合實事求是之旨，又復得其友人羅振玉之助，故對於甲骨文，心得頗多，其所著書，有觀堂集林，宋元戲曲史，人間詞話等，王氏之學，雖長於研究古代文字，然於元史，於西北地理，於校勘古書，亦時有特見也，其門弟子，謂其學似吳清卿，程易疇，而僕則謂其學，又似錢氏曉徵也，新會梁任公氏，晚年數任大學講師，有志整理國故，且曾與王靜安氏，都講于清華國學研究院，生平所著書，有清代學術概論，墨子學案，墨經輯釋，歷史研究法，先秦政治思想史，辛稼軒年譜，國文語原解，要籍解題及其讀法，中以清代學術概論，曆史研究法，墨子學案，爲最佳，不

惟文筆清暢雋永也，且對研究國故之方法，知所注意，初學讀之，極易窺國學之門徑，惟清代學術概論內，論及清代詩人袁蔣趙三家，夫三家乃袁枚趙翼蔣士銓也，而梁任公則以爲趙執信矣，至國文語原解，引用丹徒馬良之說，謂中國之甲乙丙等字，似西洋之字頭，說雖新穎，恐未必成爲定論也，（近人某氏，於夏劍丞主編之某雜誌中，謂甲乙丙丁等字，皆像兵器之形，其說似有理，較勝於馬氏之說焉）至於近代對元史之研究，有相當成功者，則推柯鳳蓀陳援庵二氏，柯氏著新元史數百卷，其取材與編製，實能駕舊元史而上之，真可謂後出轉精也，陳氏之也里可溫考，元典章校補等，皆精敏銳利，獨標心得，惟治清史者，近人尙無驚人之著作，孟心史氏，亦嘗研治清史矣，惜所得祇片片斷斷，未云大觀也，若夫對



於校理子書之工作，近人之從事者亦不少，如馬叙倫氏之莊子義證，老子覈詁，楊樹達氏之老子古義，譚戒甫氏之莊子天下篇校釋，梁啟雄氏之荀子束釋，高亨氏之老子正詁等，類皆利用乾嘉諸老治經之方法，移以治子，其斟酌古書難明之義，則以古音與古代之文法爲至要之工具，至於攷證異文，則多引類書，如羣書治要，藝文類聚，太平御覽，初學記，北堂書鈔，白孔六帖等以證，以上諸家之說，雖有得有失，而能利用樸學家之方法，於以理解古籍則一也，顧馬叙倫氏之莊子義證，時有新得，爲近人所稱，然喜考說文之本字，往往失之於大過，且馬氏對於古音之學，又病稍疏，如謂周字從口聲，其病與清代苗先路同，（苗氏之說文聲訂，毛詩韻訂，疵累甚多，）而不知周字從用口，爲會意字，如必以聲言，則周字

可云從用聲，用爲喻母之字，古則讀舌頭音，周字古亦讀舌頭音，周用二字，古音乃東喉對轉也，復次，我國之古書，專言文法學者頗尠，公羊氏之解經也，雖時具有文法學之精神，然其書非專爲文法學而設也，至清人劉淇之助字辨略，王引之之經傳釋詞，俞曲園之古書疑義舉例等，則略近於文法學矣，然亦爲治經書子書而設者也，至馬建忠氏，著馬氏文通，斯專言文法學者矣，惜拘拘于辣丁之文法，而于小學又無根柢，用致謬誤不少也，以是楊樹達氏，乃有馬氏文通勘誤之作焉，乃楊氏又自著高等國文法，篇中多引王引之劉淇諸人之說，加以己意，亦時具心得，如解毛詩于以採蘩之以爲何，尤爲確論矣，乃又有朱起鳳氏者，以數十年之心力，將古籍中之連綿詞，撮成一書，名曰辭通，篇首弁以章太炎林語堂劉大白諸

人之序文，盛加推引，實則朱氏於考證學，文法學，訓詁學，所得皆甚淺，故岐誤百出焉。惟搜集之功，不可沒耳，此外若陳柱，朱祖謀，吳梅，劉毓盤，陳衍，馬其昶，馬宗霍，朱希祖，錢基博，唐圭璋，商承祚，余永梁，况周頤，姚名達，衛聚賢，陳三立，張孟劬，傅增湘，顧實，蔣善國，林語堂，（曾著語言學論叢）胡懷琛，張世祿，吳闈生，丁福保，陳寅恪，王重民等人，對於國學，亦胥有撰述，內容則瑕瑜并見，開卷燦陳，果一一取而評之，則不勝其繁複，姑從略焉。

## 跋

清人姚惜抱氏之論治學也，曰義理，曰考據，曰詞章，斯三者，殆皆匪易言之者也。夫義理之學，精洽難矣，考據之學，確切難矣，而詞章之學，則弗溥博，弗淵深，亦不能有所成也，故以顧亭林，毛西河，惠定宇，苗先路諸先生治學之精勤，尙有人能歷指其失也，則學之一字，豈易言哉，故一藝之長，一術之精，恒需窮年皓首而後已，信乎學之不易言矣，靜海吳先生傑民，近將歷年所叙，擇取數篇，都爲一集，命曰國學叢編，中多研治考據之學，如古深喉音喻母考，古音喉牙相通考，則音韻之學也，蓋先生於音韻之學，潛研孤往，且用爲研治國學之基礎焉，昔錢氏大昕，發明輕唇音歸入重唇，舌上歸入舌頭，章氏太炎，又謂娘日兩紐，歸入泥紐

，所言胥中肯綮，誠爲治經者辟一途徑矣，今先生之言深喉音喻母考，及古音喉牙相通考，亦皆言之有據，引證詳瞻，以較有清一代之小學家，如驂之靳矣，至辭海訂補一篇，則最近未完之著也；而其淵博精審，益難能矣，然先生則第隨手翻閱，隨筆評議，若甚易者，乃其訂一誤也，補一缺也，恆冰釋的破，怡然理順，夫以辭海一書之廣泛，且經名士數十之手，多歷年所，方克有成，乃先生以二三月之功，竟能條指其缺誤數百處焉，則敏求彊記之工夫，實非恆人之所能企也，昔戴東原氏云。僕聞事於經學，蓋有三難，淹博難，識斷難，精審難，今先生之治學，於斯三者，惟其有之矣，然尙自謙曰，斯編之刊行也，蓋欲海內博雅君子，共明之耳

中華民國三十年冬月受業撫寧張淑純跋

## 正 誤

朱序，第一頁，第四行，國學論文如若干篇，宜作國學論文如千篇。  
。吳序，第二頁，第五行，割，宜作夫割。第四頁，第一行，憶中華二十一年，宜作憶中華民國二十一年。第三行，小說略說，宜作小學略說。第七行，則又混來母矣。宜作則又混入來母矣。第十一頁，第八行，龍，來母也，宜作龍，來母字也。第十五頁，第九行，謬固難通，宜作膠固難通。第十六頁，第三行，其有則涉下文有神人之有字而衍者也，宜作其有字，則涉下文有神人之有而衍者也。第十九頁，第十一行，劉向列女，宜作劉向烈女傳，第二十五頁第十行，說審音，宜作說文審音。第二十九頁，第一行，而卒取勝也亡，不達乎持，宜作而卒取亡，不達乎持勝也。第五行，世人見

我輕鵝毛，宜作輕鴻毛。第三十二頁，第一行，第三十三頁，第二行，知字條，宜并爲一處，今訂正如下。知字條，宜補知名一詞，裴松之三國志注，魏氏春秋。載紹檄州郡文，故九江太守邊讓，英才俊逸，天下知名，英雄記。非海內知名，不得相見。第三十二頁第九行，宜揮涕一詞，宜作宜增揮涕一詞。第三十六頁，第六行，垞，宜作坨。第三十九頁，第五行，邈雅，宜作爾雅。本書，第二頁，第十一頁，大司徒，宜作大司徒。第四頁，第十行，賜，宜作賜，第十六頁，第七行，候，宜作侯。第三十九頁，晉侯，宜作晉侯。第四十一頁，第一行，幅巾拄杖，宜作幅巾拄杖。第四十二頁。第二行，天主教人一名詞，宜作天主教之名詞。第四十三頁，第五行，怪亂神，宜作怪力亂神。第四十四頁，第三行，李林，宜作

李杖。第五行，徒，宜作徙。第四十五頁，第八行，籥，宜作籲。  
第十一行，楊，宜作揚。第四十六頁，第一行，楊，宜作揚，第四  
行，禮，宜作體，第六行，字當從搏，宜作從搏。第四十七頁，第  
十一行，標，宜作樑。第四十八頁，第七行，烈烈女，宜作如烈女  
。第五十一頁，第五行，自喻適自志，宜作自喻適志。第五十二頁  
，第七行，猶子，宜作族子。第五十三頁，第十一行，徒，宜作徙  
。第五十四頁，第一行，搏扶而上，宜作搏扶搖而上。第五十五頁  
，第二行，竽，宜作竿。第十行，另骨也，宜作骨鯁也，第五十七  
頁，第六行，候，宜作侯。第五十九頁，第七行，仲虞，宜作虞仲  
。第六十七頁，第八行，候，宜作侯。第七十一頁，第六行，豎刁  
，宜作豎刀。第七十二頁，第五行，傅，宜作傳。第十一行，姚萊



，宜作桃萊。第七十三頁，第四行，交君，宜作文君。第七十六頁，第四行，鬪有女，宜作鬪盧有女。第九行，按宜先謝承引後漢書，宜作按宜先引謝承後漢書。第七十七頁，第十行，義，宜作義。第七十八頁，第四行，按此宜補云，宜作按此條宜補云。第六行，補鳥號，宜作補鳥號條。第八十二頁，第四行，貸，宜作貸。第八十三頁，第二行，候，宜作侯。第八十八頁，第十行，兩笠字，皆宜作笠，此下條，宜作此條下。第九十頁，第十一行，散直生，宜作散宜生。第九十三頁，第九行，候，宜作侯。第九十六頁，第二行，曰駒，宜作白駒。第九行，之鳥，宜作之鳥。第一〇六頁，第十二行，譯，宜作譚。第一〇八頁，第九行，哲，宜作哲。第一〇九頁，第五行，援弋，宜作援戈。第一一一頁，第三行，水曲，宜作曲。

水，第一一四頁，第二行，吏，宜作史，第一一五頁，第九行，序新，宜作新序，第一一六頁，第九行，所婦人之仁，宜作所謂婦人之仁。第一二三頁，第四行，飄，宜作瓢。第一二七頁，第十一行，觀死，宜作視死，第一三三頁，第五行，歐公，宜作歐陽。第十行，答陳靄書，宜作答陳靄公書。第一三四頁，第八行，賀貽，宜作賀貽孫。第一三六頁，第一行，嗚呼；宜作嗚呼。第一三八頁，第九行，賀松波，宜作賀松坡。第一三九頁，第七行，歸盤序，宜作歸盤谷序，第一四〇頁，第一行，其他志云，宜作其地志云。第一四二頁，第二行，重，宜作垂。第八行，古論，宜作論古。第一四七頁，第一行，嗚，宜作鳴。第一四八頁，第四行，笙，宜作生。第一五〇頁，第八行，天，宜作夭。第十一行，天下遼遠，復殊絕之。

意。宜作天下遠遠殊絕之境。第一五三頁，第六行，圖中人皆山。  
宜作圖中人皆面山。第一五六頁，第一行，溫處，宜作溫處士。第  
九行，跑，宜作袍。第一五七頁，第一行，贖，宜作贖。談，宜作  
淡。第一五八頁，第三行，目，宜作且。第一五九頁，第八行，詞  
，宜作祠。第一六五頁，第一行，丐長，宜作弓長。

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

本國學基  
叢書  
國學叢編

每冊定價貳圓伍角  
外埠酌加運費滙費

編纂者 吳英華

發行人 吳英華

天津法租界

印刷所 中國印務局

代售處 天津各大書坊

4

4444